

中國邊政

第二十六期

目錄

當前蒙藏工作與應有之新觀念·····	郭寄嶠
邊政漫談(五)·····	許占魁
唐朝對吐番文化的影響·····	宋龍泉
喀爾瑪克蒙古現況簡誌·····	學銑
闕氏讀音考·····	張紫桐
釋胡(續)·····	虞怡
泛蒙古運動真象之研究·····	金銚鴻
一、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中央日報
二、祝太陽神十一號成功·····	香港時報
三、賀太陽神十一號成功·····	香港時報
四、美國登月成功對自由世界的影響·····	工商日報
匪俄敵視情勢分析·····	宋念慈
內憂外患煎逼下的匪偽政權·····	春暉
毛匪正向死亡之路邁進·····	春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出版

當前蒙藏工作與應有之新觀念

郭 寄 嶠

一、前言

我國邊疆地區，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六十，蒙古西藏佔百分之四十，我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系中，居住在邊疆者，即有四大族系，而邊疆地區，概踞國防衝要，經濟資源豐富，所以總統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訓示我們：「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國父創建民國，所著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書，即着重於邊疆民族地位提高，邊疆國防建立，邊疆經濟開發，邊疆生活改善。過去由於國難頻仍，因而招致外來侵略，蘇奪外蒙時侵新疆，日據滿蒙，英窺西藏，可知帝國主義者之企圖割裂我國土，無不由邊疆着手，今後收復大陸，仍然顧慮孔多。

二、蒙藏委員會會史組織職掌

中央邊政制度形成，始於秦代，至漢唐而日具規模，元清兩代，以崛起邊疆部族，深知邊政重要，故元設宣政院，清置理藩院，均直隸於皇帝，以利統馭，民國建立，原設蒙藏院，直隸大總統，北伐完成，國府奠都南京，改於行政院內，設置蒙藏委員會，掌理蒙藏行政，及其興革事項，遵照三民主義邊疆政策，延攬邊疆政教領導人士，及邊情專家，任為委員，目前本會組織，計有蒙事藏事總務三處，及秘書參事編譯人事會計安全及敵情研究等七室，鑑於我國邊政涉及範圍之廣，問題之繁，深感邊政之着眼，重在將來，而工作之着手，重在現在，如不重視現前之着手，即無以圓滿達成將來之目的，一如大軍作戰，決勝負在疆場，而制勝全恃平時之多方準備。

三、蒙藏工作述要

甲、團結海內外蒙藏同胞：

(一) 國內部份：

促進在臺蒙藏同胞本身團結，曾輔導組織蒙古同鄉會，藏族佛節紀念會，鼓勵蒙藏族本身團結與進步，藉利對海外蒙藏胞之聯繫。

(二) 海外部份：

於印度日本美國（兼顧歐洲）分派蒙藏幹員建立聯絡基點，期對海外蒙藏同胞，傳達中央政策，揭發大陸匪共暴行，促進對祖國向心力，增加國際反共宣傳。

目前海外蒙胞，除在鐵幕國家者外，計日本百餘人，概屬內蒙古人士，歐美三千餘人，多受高等教育，文化水準較高，悉與新疆、外蒙、及西伯利亞布利雅特等蒙族血系接近，語言亦通，且均係極端反共，嚮往祖國至殷，每年國內重要節日，紛請返國參加慶祝，本會限於經費，數年來僅於十月慶典酌邀歐美蒙胞所推選之少數代表來臺，伊等對祖國已有深切瞭解，對總統優遇，尤深感激，每次返歐美居住地，必邀集同鄉，宣述祖國進步情形，與中央德意，對反攻大陸，極具熱望。蓋伊等深感多年來流亡異地之苦，回國後有自己的天地。

海外藏胞約八萬八人左右，大部在印度、錫金、尼泊爾、不丹一帶，多賴我大陸救災總會及各方救濟與勞作維持生活，印度政府支助更多，其在歐洲自由國家及日美等國者約二千多人，多屬青幼年，係由國際公私救濟機構介紹在美、英、德、意、法、瑞、日本各國就學或就業。

乙、培植蒙藏青年：

今後邊疆收復與建設，最感困難者，厥惟邊疆人才缺乏，目前為兩部份：一為國內研究邊疆問題學者專家，概屬少數大學教授，年事已高，後繼乏人；一為邊疆本身人才，向極缺乏。歷年來，本會對蒙藏青年多方鼓勵，現在一般在校學生學業成績已有進步，目前中等以上學校在學人數共一二八人，歷年大專畢業學生九十七名，大學畢業出國深造者計卅名，其能完成學位者已逐漸返國服務，另在印藏邊區與中央各有機關合辦藏胞中小學多所，以便就地培育青幼年藏胞。

丙、策訂蒙藏重建方案，修整蒙藏法規

蒙藏重建，經緯萬端，亟宜未雨綢繆，迄已擬妥多種方案，如反攻復國時期蒙藏政策綱領，反攻復國時期蒙藏重建綱領，以及反攻復國時期邊疆政治號召綱要等草案廿餘種，待必要時當循法定程序完成立法手續，以利今後實施。至有關蒙藏地方各項法規，並經檢討修整，綜印蒙藏法規彙編一種，分送各有關機關參考。

丁、編印蒙藏書刊，建立蒙藏文印刷設備

為促進國內社會人士對邊疆之重視，加強民族間互助合作，首在增進瞭解，溝通觀念，本會除隨時多方宣導，並舉辦邊疆文物展覽及各種紀念集會外，尤注重於蒙藏邊疆書刊之編印，近年來先後出版邊疆叢書與邊情資料廿餘種，另有搜集外國有關我邊疆或蒙藏資料編譯完成者亦卅餘種。又為研析蒙藏匪情，每月編刊蒙藏敵情月報，分送各方參考。復以蒙藏文字，向無印刷設備，一切政令宣達，至感困難，故特創設蒙藏文字印刷所，將中央重要政令文獻，隨

時得以蒙藏文印寄海外蒙藏同胞閱讀，良亦所以維護蒙藏文化，藉備反攻需要。

四、結論

當前邊疆工作，一為收復建設基礎，因此處理邊政，必須從遠程着眼，適

邊政漫談

(五)

許占魁

西藏問題管見

一、從藏胞反共抗暴談起

我國邊疆民族所居住的地區，大多地廣人稀，交通阻塞，社會風氣趨向保守，與內地偏僻農村相似，平日與鄰區已少往還，對新思潮新事物，更不容易接受。是故歷代政府不論是漢族的漢，唐，明，蒙族的元及滿族的清，其邊政措施概多沿襲「繼絕舉廢」，「厚往薄來」的傳統政策，尊重邊疆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權利，既使對邊疆有所改革，亦莫不兼顧理想與事實，凡事以中庸的態度，溫和的手段，縝密的思考，採取漸進的步驟，以求其實效，凡倘有反其道而行者，則必發生變亂。

自毛共偽政權竊據大陸後，所有對邊疆民族的措施，莫不違反我國的傳統精神，在邊疆同樣的搞所謂「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推行「人民公社」的暴政，使邊疆同胞的生活均不得安寧。於是邊疆各民族分別展開反共抗暴的行動。其中藏族同胞的抗暴，是在民國四十一年由甘、青、川、康地區肇其端，以後逐漸蔓延到西藏地區，發展到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各地藏族的反共人士，會集在拉薩，掀起一次大規模的反共戰爭，使整個共產鐵幕為之震動，同時也給自由世界人士一種莫大的激勵，此亦為共匪暴政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二、總統對西藏宣示的偉大明確政策

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藏族同胞在拉薩發動了反共戰爭後，總統特於二十六日發表告西藏同胞書，昭示政府的重要決策，不僅適用於西藏，我想也是邊疆各民族願望，我們來看：

(一)總統首先向藏族同胞昭示：「今日我雖身在臺灣，但我這一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一起，反共作戰。」

(二)其次則重申：「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

量投資。邊胞民族意識堅強，國家思想並不落後，雖有少數人之政治妄想，絕不能代表多數邊胞意志。故今日吾人所應研討者，是在中央對邊疆兄弟民族觀念與扶助方法，我們應瞭解收復內陸易，光復邊疆較為複雜，邊疆無內陸，固無以自立，內地無邊疆，亦失去屏障，因此重視邊疆、友愛邊疆，殆為吾人所應共同建立之信念與努力目標。

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

(三)最後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回憶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對日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全體邊疆民族出席代表會同提出：「根據主義政綱，請明確承認國內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應得之權利案。」當時曾有藏族代表說明提案旨趣，其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今日世界科學發達，距離縮短，像蒙藏各民族中任何一族，以如此微弱的條件，欲脫離中華民國而在幾個強大國家之間獨立生存，凡屬稍具常識，均知其不可能。我們今天為迎合世界的新趨勢，為把握邊疆民衆的心理，應該明朗的確實的向總理所指示的大道上邁進，積極努力，以達到中華民族團結的目的。」這些話最足以代表邊疆民族的心聲，雖然時隔二十四年，這項意見仍適用於今日。

三、值得檢討的支援措施

藏胞抗暴行動因為會予毛共偽政權以無情的打擊，所以毛共乃在大陸西南傾其全力鎮壓藏族反共武力，達賴喇嘛和不甘受奴役的各族人士，遂有一部份從西藏轉移到錫金，不丹，尼泊爾及印度，在各地流離失所，生活備嘗艱苦。當此項消息傳到臺灣，總統亦在告西藏同胞書中明確的提出：「我中華民國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給你們以繼續有效的援助。並號召海內外全體同胞，共同一致，給予你們以積極的支持。」於是全國各界組成了援助鐵幕內人民爭取自由委員會，海內外各族各界的同胞，確也響應號召，發出熱誠的聲援。不過，我們坦誠的檢討，對於藏族抗暴支援的措施，一則因國際環境的關係，一則因事非主管機關主持辦理，效果尚不如理想。蓋邊疆民族近幾代人的

腦海中，認為政府主管邊務者，清代是皇帝與理藩院，民國則為總統與蒙藏委員會，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對否乃另一個問題，但他們却已相沿成習，所以有些邊疆問題磋商解決的不順利，或有人迄向不明其原委。今祇就對藏胞發動抗暴以後的措施而言，筆者提出三點意見，請教於國人，不知然耶否耶。

(一)中央決策機構研討支援藏族同胞反抗暴的措施，並未專責成蒙藏委員會主辦其事，而在臺邊疆各族尤其是藏族人士，均未獲邀請參加，致無貢獻其意見的機會，僅憑其他有關機構及少數所謂邊疆問題專家，閉門造車，提出其不切合實際的獻策，致失去不少良機。

(二)政府為適應戰略需要，三十九年撤退舟山大陳軍民，在臺予以妥善安置，增加了反共力量 and 向心效果。當年如能克服國際上的困難，將反共藏族同胞全體接運來臺，給予同等的安置其有助於反共復興大業，豈能以道里計？！

(三)近年以來，留居印度等地的藏族青年，曾被歐美及日本等國家，或接待前往就業，或供給求學生活費用，按其程度使之就讀。而我們自己的政府在這方面所表現的，却瞠乎其後，忠誠謀國者豈不思有所作為耶？

四、對藏工作應有新觀念新措施

總統年來倡導求新求知求行，乃在凡百措施，期望國人建立新觀念，研究新知識，講求科學技術，而能貫徹力行，獲致成效。筆者近閱六月廿日各報電訊，略謂臺灣省民政工作檢討會中，屏東縣政府山地室報告說，近年來，由於山胞經濟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水準日見提高，他們對於自己日常生活之改善，興趣盎然，一般婦女對於現代化之家政知識之吸收與研究，感覺有其迫切需要。茲為配合實際需要，目前正在山地各鄉村全面普遍推行家政推廣教育項目，並已在各村組織家事改進班，灌輸山地婦女家政知識，推廣教育項目包括：家庭改善、食物與健康、家蟲防治、兒童管教、衛生、縫紉、家庭經濟等。因此項工作甚為適合山地實際需要，故能得到山地婦女熱烈之合作與歡迎，對於近年來山胞生活的改善，建設理想家庭等，貢獻甚大。這一則不引人十分重視的新聞報導，據筆者看來，確為總統倡導政治革新中一項可稱讚的實例。因為它在觀念上已摒除了命山胞穿上「奇異」的服裝在各種觀光客面前排隊，或是跳山地舞，充作點綴品的舊作風；而以迎合時代的新觀念新措施，注重改善山地同胞的衣、食、住、行生活，此亦可作筆者所談對藏工作應有新觀念新措施的借鏡，茲再申論如次：

一、政教應分開而謀各自發展

宗教是人類生活的一種表現，不論古今中外，人類各有其宗教信仰，因此有人認為：「宗教是人們對超乎自己的一種能力的信仰，由這信仰他們可以尋求精神的需要，和得到生命的穩固；它以敬神和服務的動作而表示之。」從上

述宗教定義來看，人類各別宗教信仰所差異者，僅為信仰的對象與名稱，或敬拜與服務的儀式而已。所以彼此信仰的宗教雖有不同，但皆不宜有所厚非，才能符合今日宗教信仰自由的時代潮流。

我國藏胞和蒙胞大都信奉喇嘛教（佛教），對達賴喇嘛向極尊崇，如同天主教徒的崇敬教宗。不過，由於藏胞普遍信奉喇嘛教，因而在西藏地方形成一種特殊現象，即大小地方均有喇嘛廟，喇嘛除陰經拜佛外，他們尚有擔任行政官吏的優先權，可以經營各種工商業，收取學生，教導青年子弟，甚至為人醫病禳災，所以，喇嘛成為西藏社會的骨幹，實質上控制着地方的政治、教育、和經濟。從前藏族青年以充當喇嘛為榮，青年為謀前途發展，亦不得不去寺廟學經典，千百年來不知阻礙了社會多少的進步。

民國建立以來政府一向實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且儘量扶助蒙藏地方提倡教育推廣科學知識，蒙藏同胞雖仍多數信奉佛教義理，但青年充當喇嘛的人數，業已日漸減少。隨着世界時代思潮的進步，蒙藏知識青年亦認識到神權與民權應該劃分，即達賴喇嘛在蒙藏地區佛教上的地位，固應如教宗在天主教方面的地位，同樣受其信徒的崇拜。而憲法所賦予的民權，亦應由政府給予適當的扶植，及地方先知先覺者的宣傳，使其普遍發展。

二、地方自治應實行全民政治

西藏在唐時稱吐蕃，其國王傳至松贊幹布（葉宗弄讚），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他先後向唐室的文成公主，和尼泊爾的公主，都信奉佛教，於是佛教得以在藏西廣傳。不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則創始於元代，世祖忽必烈初封紅教八思巴為國師，繼升大寶法王，主宣政院，總攝天下佛教及吐蕃政務，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及明代宗喀巴大師改革西藏的佛教，黃教派興，敦根珠巴以藏王後裔舍位出家，是為第一世達賴，始以法王兼藏王，世世相傳，確立了此後政教合一制。惟其間第五世，六世，及八世達賴時代，政教兩權均曾分離。我們從以上的史實來看，可知西藏的政教兩權有時為合一，有時為分立，並非一成不變的。

自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肇建民國創立三民主義，他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概括的說是：(1)地方自治，(2)全民政治，(3)五權分立，(4)國民大會。前二者「皆為直接民權，由人民直接行於縣治。」後二者「皆為間接民權，由代表而行於中央政府。」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為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加政權。簡言之，即如選舉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現在國父的思想和主張，大都融會為條文分別載之於我國的憲法，在全國實行憲政民主的時期，不管是內地各省或者是蒙藏地方以及邊疆各民族居住的地區，都應一視同仁來推行「全民政治」，使「主權在民」。西藏從前既有政教分立的事實，而國家實行憲政民主，藏族同胞當可根據憲法的

規定，盡其義務，享其權利。並依照國父對地方自治所說的原則：「就是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在西藏地方實行全民政治，過真正民族平等自由的生活。才能算是真正達到了三民主義的建國方針。

三、發展文教培植青年

實行 國父所主張的直接民權，必須具備兩項基本的條件，才容易成功：第一須培養國民對於地方政治的興趣，其次須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水準。而後者尤為重要，總統早年在「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訓詞曾指出：「一個國家民族，只要他們的文化和教育優良高尚，沒有不臻於文明興盛之域，而繁榮進展；反之，一個民族或國家，無論他現在有怎樣好的軍備，怎樣大的武力，若是他的文化閉塞，教育低陋，也沒有不陷於野蠻衰敗之途，日趨沒落，以至於滅亡的！」

往昔西藏以及蒙古的教育不普及，文盲佔各該民族人口的比率很大，為不可諱言的事實。但是，蒙藏地區遼闊，蘊藏甚富，實為我國國防的前線；由於教育文化未能完全溝通，以致各民族間感情不盡融洽，政治的推行，自難順利。因此野心的帝國主義者，遂乘隙利用，挑撥離間，造成許多的地方糾紛，影響國家的安危，政府負有統籌全局之責，以邊疆情形的特殊與複雜，應從政策上着眼，研究積極有效的辦法，發展藏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大量培植藏族青年。尤其目前流落在印度、錫金、尼泊爾等地的藏族青年甚多，政府應甄選優秀者，分批接運來臺，按其程度從小學、中學至大專院校，保送就讀，其所需書籍、食宿、服裝、日常生活費用等，全部由政府供給，以宏造就。此等藏族優秀青年，如受國家的教育，將來定能擔負起光復重建西藏地方的重任。猶如農夫播下種子，勤奮耕耘，自會開花結果，最後得到豐富的收穫。此非僅西藏同胞之福，亦為國家長治久安之計。

四、促進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

總統在所著「民生主義教育兩篇補述」中曾指出：「民生問題，除食衣住

唐朝對吐蕃文化的影響

壹、藏族來源的傳說

西藏在唐以前為游牧部落之區域，據格桑悅希所編之西藏史講義所載，西藏第一代開國君王為仰賜贊普，其時代約當中國漢文帝十三年，西元前一六七一年。又據李霖燦先生所著西藏史所引西藏紀年史關於西藏上古王室世系，有下述一段記載：

行之外，還有育和樂。總理說過：「民生主義要做到，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小，都可以享安樂。」所以對於「育幼養老，濟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乃至「聾啞殘廢院以濟大眾之窮，公共花園以供暇時之戲，」都要籌劃辦理，「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才是民生主義的完成。」總而言之，「民生主義的建設，乃是從小康進入大同的階梯。」

此種理想在今日臺灣可謂業已逐步實現，但在地廣人稀，交通、經濟未開發，教育未普及的藏族（其他邊疆各民族居住地區類似）地區，距此社會美景尚屬遙遠，亟待於收復大陸後，由政府根據所設計的建設方案，針對地方實際情況的需要，全力以赴，使藏族（同胞包括其他邊族）享受到所謂「公平措施」的幸福生活。

至於目前留居在印度等地的反共藏胞，凡屬願意來臺灣參與復國工作者，政府都應該滿足他個人的願望，或為藏胞建立一個新社區，或輔導他們在各種工廠就業，使他們既能獲得自己祖國的溫暖，國家也增加了反共力量。

五、結 言

就整個人類前途的遠景而言，我們似可同意麥理孟教授在其「系統政治學」結論中所提供的樂觀說法：「我們知道人類終將進入一個創造性的演化發展。」：正猶政府統治不復專向抑制，正猶掌權在位不復專事鎮壓榨取，正猶主有財產不復以獨享自豪，正猶努力工作不復時間長久而辛苦過甚，整個權威之性質，正在變遷之中，即由消極而成積極，且在創造性方面，逐漸發揚光大。：蓋此項思想態度必將改變教育，工業，與政府之精神及制度，俾可開闢一條新的寬大途徑，實現人生之最高尚最優美價值。」麥理孟教授此項樂觀歷史哲學，值得大家抱持，值得大家努力，謹以此作為筆者此次漫談的結言，尚請惠予指正。

宋龍泉

「印度阿育王之後裔名瑪甲巴與結丁者，二人為孿生子，因政見不睦，瑪甲巴之太子，被放逐至藏地。或謂太子手脚趾間有蹼，眼皮由下向上翻遮，如鳥雀然。其父認為非人形，不祥，故逐之西藏。由真塘之貢比拉山下降，為郊原牧人所見，詢從何處來？太子以手指天，意為自此山上來。牧人乃以為神自天降，遂肩回部中，擁之為王。稱之為仰賜贊普（意為肩輿上之霸者）。」惟關於藏族原始由來，西藏紀年史上另有一段記載，謂其祖先係由印度觀

世晉菩薩化身之猿猴與女魔所生之後裔，事涉荒唐，殆不可信。

綜上二說，均為傳說與神話，因史料闕如，無法稽考，其可靠性極少，惟其王族傳說，均謂來自印度。其實實歷史情形，究竟如何，尙多商量餘地。

貳、吐蕃建國後的文化概況

唐時之西藏名吐蕃，其建國者，為西藏真正可靠之贊普，乃仰賜贊普之十二代孫松贊幹布（又稱松贊崗普，松貞甘布、松贊甘布），唐書稱之為「棄宗弄讚」，陳宣帝大建元年至唐高宗永徽元年時（西元五六九年至西元六五〇年）當國。年十六（西藏過去與理在一書作十三）登極，為人慷慨，具有材略。當位後，開拓疆土，南降藍摩在印度西北亞薩姆格爾之北五十里），泥婆羅（即尼泊爾），西侵西域諸國，為吐蕃富強之創始者，西藏歷史轉入信史時代。

關於唐時吐蕃之文化，可由其制度與風俗窺見一斑，依據史書記載：

「其俗謂疆雄曰「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章，副相曰論臣，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製連，又有內大相曰囊論，製連，亦曰論弄，連囊論寬零連。小相曰囊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噶寒波製連，副整事曰噶寒寬零連，小整事曰噶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製連突瞿。」（新唐書吐蕃傳上）。

「地多霆電風雹積雪，山谷常水，地有寒瘡，衣率氍毹，以赭塗面為好，辨髮而繫之，山谷常水，地有寒瘡，衣率氍毹，以赭塗面為好，辨髮而繫之，」

「其俗重鬼尊巫，事獺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咀詛，貴壯賤弱，以累世戰沒為甲門，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新唐書吐蕃傳上）

「其君臣自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殺以殉：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用刑嚴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

「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黹麥，豆豆，小麥，蕎麥，畜多犂，猪，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貓，皮可為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舊唐書吐蕃傳上）

由以上之記載中，可知吐蕃制度與風習之一斑。

叁、唐與吐蕃的和親

棄宗弄讚雄才大略，國勢強盛，傾慕中華文物，於唐太宗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遣使朝唐，藉以通好。唐太宗高瞻遠矚，久知吐蕃為西南邊境重要部落，對待其事使優禮有加，並隨即派行人馮德遐前往吐蕃答聘，此為唐與

吐蕃正式往來之始。棄宗弄讚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唐室公主，獨吐蕃不與其事，於是遣首相祿為特使，隨馮德遐入朝，多齎金帛，奉表求婚。時以吐蕃屢次寇邊，故太宗初未允准其請，使者疑為吐谷渾所阻，棄宗弄讚得報大怒，遂發兵擊破吐谷渾，黨項（今青海貴德縣一帶）、白蘭羌今（四川理番縣及松岡，黨壩土司境），陳兵二十萬於松州（即今四川松潘縣）西境，再遣使貢金帛來迎公主，並對左右道：「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吐蕃王朝世系明鑑載：

「致送朱砂寶石之鎧甲以求婚」，又云：「贊普致書唐主曰：若不許嫁公主，當親提五萬兵，奪爾唐國，殺爾，奪取公主！」（參見朱實唐先生七八九世紀間的唐朝與吐蕃一文所引）尋又進攻松州，屬羌皆叛應之，邊人大擾。唐太宗乃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道行軍大總管，與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等率步騎兵五萬拒之，牛進達自松州夜襲其營，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復遣使謝罪，請求允婚，唐以吐蕃勢盛，恐武力難以綏服，不如用和親政策以羈縻之，遂許婚焉。貞觀十四年（西元六四〇年），棄宗弄讚遣其大論（即首相）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及其他珍寶來聘公主。唐許以文成公主下嫁。（關於藏王請婚唐文成公主一事，莊學本先生於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五、六期「西藏之戲劇」一文中，曾根據藏戲劇本，詳述其本事，茲附錄於篇末，供有興趣讀者參考）。文成公主奉詔下嫁吐蕃後，當即提出三事，以為下嫁之條件：

一、須鑄一釋迦牟尼佛像，入藏供奉，藏本無佛殿，藏民亦不供奉，願為彼等供之。

二、藏王娶我，此後必須倡導文化，廣傳佛教。

三、藏無文字，不能普惠文教，此後必須造文字，使民皆得潤澤之。（參見李符相先生著邊疆歷史一四一頁）

公主所提三項要求，太宗皆許之。時太宗提倡經學，四方學者雲集京師，吐蕃諸酋長亦送子弟，請入國學。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太宗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至於河源，弄讚親自率兵到柏海迎接，見道宗執子婿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文成公主到後，中土文化隨之輸入吐蕃，除中國儒學典籍佛佛法政藝術外，以曆數貢獻尤大，吐蕃始知建築城郭宮室，改變服裝，提倡佛教，創立法規，政府之雛形始漸具備。吐蕃之有文化，實自文成公主下嫁開始。

唐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使來獻方物，為其主棄隸結贊請婚，中宗以宗女雍王守禮之女金城公主嫁之。吐蕃遣大臣尙贊咄名悉臘來迎接金城公主，中宗賜各種錦綉數萬，各類雜伎工匠隨從前往，並贈送龜茲樂器，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公主前往吐蕃。公主到吐蕃之後，亦援文成公主先例，另外修建一座城寨居住。睿宗時吐蕃遣使貢獻厚禮，並請河西九曲之地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睿宗許之。吐蕃既得九曲之地，與唐接壤，時為邊患。玄宗時安祿山叛變，潼關失守，玄宗幸蜀，吐蕃乘機入侵。至玄宗開元十五年（西元七二七年），唐兵

大敗吐蕃，乘戰勝之威，遣使至吐蕃探視金城公主，金城公主順便請求將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送一部到吐蕃，玄宗遣人各抄一部送去，唐朝文物又一次傳入吐蕃。玄宗開元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於吐蕃。

肆、唐朝對吐蕃文化的影響

一、關於儒學典籍 依據唐書吐蕃傳之記載，弄讚娶文成公主後，「乃遣豪酋子弟，請入國學習詩書，又請中國儒者，典其書疏。」又藏人桑博查所著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記謂「公主行時，唐王將漢詩三百篇，善惡明訓，及行處高尚見者被羨之法諸書陪送。又唐書載：「高宗咸亨元年，吐蕃遣大臣仲琰入朝。仲琰少游太學，頗知書義，與高宗問答，語皆典雅得體。」既派許多留學生至唐朝，學習詩書，又請儒者至西藏典書疏，則足證儒家學說思想必輸入吐蕃不少。漢詩諸書，既隨文成公主至吐蕃，則吐蕃人讀漢詩書者必多。而使者仲琰既曾少游太學，知書義，對答典雅得體，必對中國儒學，頗具根柢。全唐文三四玄宗令蕃客國子監觀禮教勅云：「自今以後，蕃客入朝，並引向國子監令觀禮教。」可以概見儒學對吐蕃直接影響之痕跡。

二、提倡佛教，興建宮室城邑廟宇 文成公主篤信佛教，通明經卷，入藏時並携有釋迦牟尼佛像，諸博士文集，歷史年代記，以及經典三十卷，虔禮佛日，夜不息。弄讚受其感化，亦漸信釋道，同進佛門，並廣建寺院，研修經典。據蒙古源流載藏王松贊噶布（即棄宗弄讚）娶唐公主事云：「……是時汗意中以普雪山所有生靈，必須聖經為憂，彼自然化生佛自兩目中射出霞光二道，汗視之，見一道光，照射巴勒布國（即尼泊尔）之巴喇木巴幹瑪汗之公主（即拜木薩），係甲申年所生年十六歲，面貌潔白，妙相具足，端雅美麗，體淨無瑕，口吐優鉢羅香氣，是莊嚴富麗之主也。復見霞光一道，照射中國唐朝太宗之女文成公主，亦甲申年所生，年十六歲，面貌慧秀，妙相具足，端雅美麗，體淨無瑕，口吐哈里旃檀香氣，是通明經卷之主也。於是汗欲求婚，先遣大臣二人，至巴勒布國求公主為配。……復遣使求娶文成公主唐朝太宗亦如所請許之，以公主平日供奉之釋迦牟尼佛及元秘術算各經觀心無意十三史贈之。時汗年二十五歲，迎唐文成公主於土伯地方完婚。由是建立廟宇，不可勝數。令額納特珂克國之桑吉喇必拉滿師，巴勒布國之錫拉滿祖師鄂斯達師，及唐朝僧瑪哈德幹，土伯特國大臣羅哈幹通，密繼布喇及其弟達水瑪古沙等，翻譯經咒等卷帙，並去十惡罪，款十善論事，宣布於政令，於是愚蒙之士伯特地方，服其教督者，如仰旭日矣。」又上所謂建立廟宇，不可勝數者，據藏通志卷六載云：「布達拉大招，皆與文成公主有關。唐時藏王曲結松贊噶布，好善信佛，頭頂納瓦塔葉佛，在拉撒地方山上，誦旺因原經，取名「布達拉」為西藏眾僧俗所瞻仰。每日焚香坐釋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拜木薩，因藏王坐靜，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宮築城垣，上掛刀槍，以嚴防禦」。據唐書所載：

「（弄讚）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慚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按所建之城邑即布達拉宮也。又藏衛通志卷六復載曰：「西藏第一番王至曲結松贊噶布迎唐公主，又頭人倫布噶爾巴勒布王鄂特巴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為妾。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珠多爾濟佛像，拜木薩欲修廟宇，藏王擇地興修。唐公主卜算藏地地勢，及妖女仰面之像，拉撒海子，乃妖女心血，是為海眼，須將海眼填塞，上修廟宇如蓮花形，將四圍風脈更正，如八寶聯絡，乃得吉祥。藏王遂興工。（中略）海眼始平。藏王又虔祝神佛，欲將邪麵鎮壓，在昌洛、銷囉、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十座，時有龍王現洋般式樣，用大石堆砌土，始成。相傳至今一千八百四十餘年。（中略）宏敞壯麗，中殿供奉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自中國請來者。左廡有唐公主藏等像。（中略）大殿內有明萬曆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座：門外有唐蕃和盟碑，兩旁刻有大臣大宰向書等字跡，並牛僧孺姓名。碑側古柳二株，老幹蟠屈若龍虬，相傳植自唐時云。」「小招寺，番名喇大契在大招寺北半里許，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亦頗壯麗，乃唐公主所建。因唐公主悲思中國，故東向。其殿內佛像名墨珠多爾濟。又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諸像，或云塑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點段能仁四字。」又據西藏通覽載：「自妙音七汗（棄宗弄贊之父）四傳至玄孫蘇德德燦（唐書作棄蘇德贊，武后長安四年至天寶十三年在位，即西元七〇四年至七五四年）娶唐肅宗之女（按係雍王守禮之女，此稱肅宗女誤）金城公主，迎諸中印土之堪布博迪薩都師，及巴特瑪。一廣建法輪，一制伏妖魅。其廟宇佛殿之下層，有土伯特，中層有唐地，上層有印、土。中供三女佛，四面四偶像，四大部洲，八小部洲，驅魔之咒，蒼萃日月之象，得力四大覺路，及瑪哈唱拉之大廟，四大浮圖，拜光明塔，共三十廟宇，環以金輪。汗自年二十二歲興工，至三十四歲始成。於是招法衆高行之巴特瑪師內之，練老秘咒愛諸法要，及七百二十佛之濃頂。又選土伯特之童子學譯印度之語言文字，汗在位五十七年歿。」又據藏人桑博查著藏王松贊幹布娶文成公主記載稱：「公主行時，向唐王索所供之釋迦尊者像，唐王謂朕之所供釋迦尊者像，為育大哈旺甲與用十稱寶貴材料所造，其塑像者為必夏噶米。像成之時，佛由天降而自摩頂，如此安穩獲益之佛，今為女之故，願割捨以予汝。……公主叩辭時，帝又慰曰，兒此去苟能宏揚佛法，功德當無限量，吾兒之福也。」又據西藏史提要載：「提蘇弄德贊即輝松得贊，或稱大孫德贊，赤松德贊，天寶十三年至德宗貞元十三年西元七五四年七九七年在位」之母唐公主（即金城公主），為佛教信徒者，提蘇弄德贊受其感化，王宮之印度僧薦蓮花生師。」綜上觀之，吐蕃之佛教由文成公主啓其端而大盛，而所受金城公主之影響亦不在少。

三、關於法政

關於西藏法律之起源，據西藏麻呢噶奔書載：「西藏第三十三世藏王贊布葉宗隆贊（按依據格桑悅希所編之西藏史講義為第三十二世）根據釋迦牟尼之十條善行，製實法律章，特頒定十條惡行。關於體者三，一曰殺生，二曰偷盜，三曰姦淫。關於口者四，一曰欺詐，二曰挑唆，三曰咒罵，四曰造謠。關於意者亦三，一曰嫉妬，二曰惡念，三曰違叛。倘犯偷盜者，即賠贖物之九倍，姦淫者，罰金，欺詐等四條，照案情分別答責之。又定十六要，一要全藏人民虔奉根却（上帝）信靠佛教，二要孝順父母，三要尊敬齒德俱高者（貴族在內），四要敦睦親族，五要幫助鄰舍，六要言語忠信，七要作事謹慎，八要行為篤厚，九要錢財知足，十要酬報恩人，十一要逾期付債，十二要斗稱公平，十三要不生嫉妒，十四要不聽妻言，十五要審慎言語，十六要處世寬洪。」此外，葉宗弄讀為奠定法治之基礎，又頒佈實施新法律之命令：「在上者應受制於法律，窮民應受治於合理之制度，立度量衡。開阡陌。教民寫讀。修禮儀。爭鬪者罰金。殺人者抵罪。盜賊則照其所竊財物之九倍罰之。寇盜他國者，斷其一肢而流之。誑語者割舌。使民祀神。孝敬父母伯叔。以德報德。勿與良民鬪。熟讀聖經，明其義理。信業報。凡悖教義者棄之。助汝鄰里。節飲食。有禮貌。還債宜速。勿用偽度量衡。苟有然諾，以神為證。」（參見李霖燦西藏史引）凡此皆充份顯見受中國儒家倫理思想之影響。

四、關於藝術

據「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記」載：「公主行時，唐王因愛女之故，勝於愛物，將庫中特殊之寶及金玉鑲成之書櫥，金玉器皿，並藝林三百六十法寶鑑，工藝六十法，均作嫁奩。」又唐書載：「吐蕃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婚，帝以雅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尙贊咄名希臘等迎公主，帝命主幼，賜錦綉別數萬。雜技諸公，悉從給龜茲樂。」可知各種藝術，藉文成、金城兩公主之下嫁，輸入吐蕃者甚多。

五、關於曆數

據西藏圖考「藏人不識天干，以地支支鼠牛兔紀年，以金木水火土紀日，亦能測日蝕月蝕，推算占驗，皆唐之公主留傳。」據貝爾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一書記載：「松贊幹布從漢籍中繙譯天文學，占星學，醫學等類書籍若干種，故西藏今日之文化，可謂大半採自中國。」又曰：「文成公主通占星學，發見西藏如一女魔仰臥，故建數寺於女之手腕腿足上。」故盛細祖著西藏誌略曰：「藏人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月為一歲，其支屬紀年，如鼠年牛年兔年，紀月寅以為正月，亦有閏月，但不同時耳。更有閏日之異，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至初三日，或於月內摘去一二日，即不呼此一二日。每月無小建，必有朔望晦日。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時憲書無異。推日月蝕亦能絲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

六、關於農工

據唐書吐蕃傳：「永徽元年，吐蕃遣使入貢，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之。」唐時稱磨為磑。據貝爾「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一書載稱：「文成公主又輸入乳油乾酪麥酒，並教民製陶器及水磨。」又作酪

糌之大麥，漢人呼為青稞。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記，有「五穀之類等，皆以駱駝驛馬運輸。」則大麥必當時輸入。又貝爾所著「西藏人民的生活」謂：「藏王娶兩后後，由印度中國輸入許多美術與風尚，西藏人民，在此時學得如何製造磁器、織布機、水車。並聞大麥、白酒、牛油、乾酪，亦係此時初用。」可知吐蕃之開地種麥，造酒、磨麵，製乳油乾酪，以及燒陶器，作紙墨等，皆唐時傳入。

七、關於衣食生活習慣

據唐書吐蕃傳載：「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赭面，豐紉綃，為華風。」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記，謂「唐王將造就之食品，消渴之飲料，特機所織之金絲緞，其花有獅鳳寶樹之形，堪使藏王見而驚奇者，並一生足用之衣料，各色綾羅二萬疋，統作愛女之嫁奩。此次公主之嫁奩，異常豐富，真想像之所不及。如寶物綢緞五數之類等，皆以多數駱駝驛馬，備其運輸。」全唐文八三四獨孤及勅與吐蕃贊普書云：「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冊府元龜九七四外臣部褒異一開元七年（西元七一九年）六月條云：「戊辰，吐蕃遣使請和，大享其使，因賜其束帛，修同前好。以維綵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一百五十段賜達延，一百三十段賜論乞力徐，一百段賜尙贊咄及大將軍，大首領各有差。皇后亦以維綵一千段賜贊普，七百段賜贊普祖母，五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同書九八外。臣部通好，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年），正月條云：「命工部尙書李暉使於吐蕃：以國信物一萬匹，觀私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遺之。」舊唐書一三九陸贄傳載贄奏疏云：「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又如前述，當時輸入乳油乾酪麥酒等。又據貝爾著「西藏之過去與現在」，謂「松贊幹布之孫，輸入中國茶，以為全國飲料，傳至於今。」綜上所述，可知今日藏人所衣之綢緞，所食之乳酪五谷，茶等皆唐時由中國傳入。

八、關於體育

封氏聞見記卷六打毬條云：「景龍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枚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令與嗣號王崑，駙馬楊慎交，武廷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全唐詩第一函第二冊中宗等柏梁體聯句序云：「景龍四年（西元七一〇年）正月五日，彩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駙馬之戲，因為柏梁聯句。」按毬，即鞠丸也。荆楚歲時記曰：「寒食為打毬鞦韆藏鉤之戲。」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古人踢蹴以為戲。」史記霍去病傳曰：「驃騎尙穿域蹋鞠。」註：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踢為戲。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就篇即今之打毬也。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由此可知打毬之戲，漢代以前已見於中國，唐時傳入吐蕃。

九、關於醫藥

據「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記」，謂「公主行時，唐王將醫治

四百二十四種疾病之藥贈送之。」又「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一書謂「西藏自文成公主來後，從梵籍及漢籍中，繙譯醫學等類書若干種。」

十、關於創造文字 據英人貝爾著「西藏人民之生活」，謂「松贊幹布娶中國公主及尼泊爾公主後，因建設佛教，西藏僅有口述之言語，無書寫之文字。由中、印所得佛經，需要翻譯，必須創造文字，乃根據印度字母，而造藏文，國王亦退居山林四載，學習讀書。」又蒙古源流載：「特勒德蘇隆德（即棄宗弄贊）年十六歲，即汗位，遣其十六臣至額納特珂克國（即今之印度）傳音韻之學，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除十一字，以其餘二十三字，與土伯特創始之六字相並，合原有之阿字，定為三十字母，各分音韻。繙譯經百拜懺悔經三法雲經等成文。修改政治，制刑法，屏十惡，行十善。既娶巴勒布（即尼泊爾）國王之女，又婚唐太宗之文成公主，各資經卷至土伯特國，於是使中印度之桑吉賴必滿師，巴勒布國之錫拉滿祖師，鄂斯達師，及唐僧哈德幹師等，繙譯之，宣命國中八十二歲歿。」吐蕃文字因繙譯經典之需要而創製，文成公主實不無影響。

伍、結語

以上僅就唐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一事言之，對於西藏文化之影響，已如此其鉅，求證和親一事吐蕃實蒙其利，誠如全唐文二一玄宗親征吐蕃制云：「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結為甥舅之國，歲時往復，信使相望，繙繡以益其饒，衣冠以增其麗。」有關唐與吐蕃使臣往還，據漢文典籍所作初步統計，自太宗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至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共二百零九年間，唐使入蕃有五百二十次，蕃使來唐有一百次，平均一年零四個月吐蕃與唐朝之間即有使臣來往一次。（參見朱寶璋著七八九世紀間的唐朝與吐蕃）雙方使節出使任務，有和親、告哀、弔祭、修好、議盟、盟會、封贈、朝貢、求請、報聘、求和、慰問、約和、責讓等，除責讓外，餘皆正常和好關係，由於關係之密切，使節往來之頻繁，吐蕃除能購買唐境貨物，又能得到豐厚之餽贈，唐朝文物藉以傳入吐蕃，其對吐蕃文化影響之深遠，蓋可想見其輪廓也。

（附錄）

藏王請婚唐文成公主藏戲劇本本事

藏王松贊幹布（即棄宗弄贊）既娶尼泊爾公主為后，再向唐朝請婚，遣倫布（大臣）噶拉（即祿東贊）為使者，獻了很多金銀寶物來唐朝進貢，並請太宗皇帝以公主婚藏王。（貞觀十四年事）松贊幹布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知道噶拉去求婚，唐朝一定不允，預先他寫了三封信交給噶拉，謂如遇難題可依次拆看。

唐朝聽到藏王遣使請婚，朝中上下都訕笑西藏是蠻邦之國，當時給噶拉許多難堪，表示天朝公主不能下嫁蠻邦君主但是唐太宗因噶拉遠道而來，不能立刻叫他回去，並且這時藏中兵馬富強，西陲正多顧慮，所以勉強他留在京中暫時住下。

這時唐朝邊地各國如突厥，吐谷渾，尼泊爾，波斯等，都遣使上表，請婚公主，太宗皇帝於是定期召見，各國使臣，拿出一塊玲瓏剔透的綠玉，向他們說：「使臣中能用線穿起綠玉的，即以公主婚其國王。」突厥，吐谷渾，尼泊爾，波斯，的使臣依次上殿去領取綠玉，因線穿截，久之，沒有一個能穿起的。西藏被唐朝卑視，噶拉輪在最後，他領到綠玉，就拆開藏王的信一看，捉了一個螞蟻，把線頭黏在他腳上，玉上塗一些糖，螞蟻聞着糖味，引線在玲瓏曲折的綠玉孔中穿過，噶拉很快的把線兩端挽了一個結，上殿呈給唐皇，唐皇接到綠玉很是驚異，但是他不願將公主嫁給藏王，所以他下令說「這次不算，改日再試」。

第二次唐皇又朝見五國使臣，牽出五百匹母馬，五百匹兒馬，說道「能將此一千匹母子馬，分別清楚的，即以公主嫁其國王」。按例突厥，吐谷渾，尼泊爾，波斯的，使臣先去試驗，他們拉着馬都不知所措，一下殿。最後又輪到噶拉，他拆藏王第二封信看了，把五百匹馬先牽進槽去餵草，把五百匹兒馬關在門外，母馬餓飽，兒馬餓了，噶拉把柵門打開，五百匹兒馬都奔進槽裏，各自找牠的母親吃乳，這樣一千匹母子馬一一分清，唐皇心仍不願，下令退朝「改期復試」。

唐皇第三次試驗，拿出一捆光圓的棍棒，向各國的使臣說：「這是最後一次試驗，凡能分辨棍木頭尾無誤的，即以公主婚其國王」突厥等使臣，均將棍木上下倒置，無法辨別。最後至噶拉，拆閱藏王的第三封信，把棍棒都投下水去，木根較重都下沉，木梢較輕都上浮。一一分別無誤，唐皇雖驚佩藏王的聰明，但終因鄙視西藏已有成見，不願將公主，就此嫁給藏王，所以退朝時又宣佈「三日後在後園挑選公主，凡被選的不問公主，或下女，均以所選中者嫁其國王。」

到期唐皇先在宮中大張筵席，宴請各國使臣，山珍海錯，名酒佳釀，羅列滿桌，突厥等使臣都視酒若命，見此生平未見的美酒佳肴，就放懷痛飲，不覺東倒西歪都酩酊大醉，獨藏使噶拉滴酒未飲，神志清爽。唐皇賜宴後，邀各國使臣到後花園挑選公主，文成公主和民間美女三百人都盛裝列隊於花園中，突厥等使臣一見個個花容月貌，分不出誰是公主，誰是下女。藏使噶拉因其旅舍主婦是公主的梳頭女傭，事先購通，完全偵知公主的容貌裝束。當時唐皇又給突厥，吐谷渾，尼泊爾，波斯的使臣以優先挑選之權，但各使臣事先均無準備，而又喝得醉眼矍矍，糊亂的挑去四個下女。噶拉見狀，心中竊喜，即上前挑選，逐一觀察，或係陶工，或係屠戶，或係鐵匠，或係樵夫，最後乃發現公主

，容貌美麗，超異常人，額有硃砂痣，臉印蓮花痕，口吐清香，常有綠蜂飛繞，與旅舍主婦所言吻合，遂將公主選中。公主被選悲痛欲泣。而這時唐皇再無法留難，乃擇日將公主遣嫁入藏。

文成公主西行之日，太宗皇帝以覺阿佛（戴帽子的釋迦牟尼）做陪盒，並贈以金銀，珍寶，及六工百藝的書籍，農產五穀的種子，又派大臣護送。一路儀仗極盛，經過西藏牛廠時，牧人都來獻花叩頭。費時極久，公主辛苦備嘗，到達拉薩，尼泊爾公主頗為嫉妬，一度因爭皇后而相口角，但不久即互相和好。

喀爾瑪克蒙古現況簡誌

喀爾瑪克蒙古或作喀爾穆克蒙古 Kalmak Mongol or Kalmuck Mongol (即土爾扈特蒙古，乃四厄魯特之一(厄魯特或作額魯特)，亦即明代之瓦剌或衛刺特，所謂四厄魯特乃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土爾扈特部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崛起初期結為「奄答」之克烈部後裔，明末土爾扈特部已自原居住之肯特山一帶，移居今新疆北部雅爾附近，厄魯特其餘三部也均徙牧天山北路，其中以噶爾部最為強悍，時役使其餘各部，土爾扈特部首長和鄂爾勒克與準噶爾部首長巴圖渾臺吉雖有姻婭之誼，但仍不堪其役使，遂決定挈族他遷，於明思宗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年)率大部份族人由依爾的石河上游西進，自哈薩克草原及雅克河(Yaik R. 即烏拉河)至伏爾加河(Volga R.)或作窩瓦河)下游，裏海北岸一帶定居，度着安靜生活，時歷一世紀之久，至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一七三〇年)，土爾扈特蒙古因不堪俄帝政府之強征暴斂，遂在其汗烏巴什(或作烏巴錫)之統率下，決定帶領所有土爾扈特蒙古重回祖國，不料當年氣候暖和，至十月伏爾加河猶未冰凍，致使居住河西部份之五萬餘土爾扈特族人無法東渡隨烏巴什返國，遂仍在伏爾加河西岸居住，由於四周居民均為突厥人，於是戲稱之為「留下者」，「留下者」在突厥語讀作「喀爾瑪克」(Kalmak)，此為喀爾瑪克一詞之由來，並以此一稱號為全部厄魯特蒙古之代稱。

喀爾瑪克蒙古聚居地自被俄帝侵佔後，備受俄帝之暴力壓迫，及至俄共發動革命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後，為標榜所謂「民族解放政策」，乃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在喀爾瑪克蒙古聚居區成立所謂「喀爾瑪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Kalmak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在形式上雖給予喀爾瑪克蒙古以「國家」之名稱，然對喀爾瑪克之控制却有增無減，以故二次世界大戰時，當德國軍隊攻入俄境後，伏爾加下游之喀爾瑪克蒙古無不奮起反抗俄共統治，爭取自由獨立，可是不幸德軍戰敗，其爭取自由獨立之願望無從實現，不過却有一部份喀爾瑪克蒙古隨德軍之撤退而逃離鐵幕，

也因此，共同幫助藏王推進文化，闡揚佛法。

按：以上這個故事在西藏傳說甚廣，藏人頗引以為榮，雖屬附會之傳說，不足憑信，但祿東贊確為一有才能識大體之人。唐書吐蕃傳載曰：「……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玕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可知其為人。

學 銚

激起俄共頭子史大林之忿怒，誣陷喀爾瑪克蒙古「通敵」，遂在裏海之北，伏爾加河西岸展開血腥之屠殺，不僅如此，更將大部份喀爾瑪克蒙古流放西伯利亞集中營充當奴工，過其非人之生活，同時更將「喀爾瑪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於一九四三年元月二十七日裁廢，降為喀爾瑪克自治州，對其壓榨有增無減，至赫魯雪夫粉墨登場後，為貫徹其鞭答史大林獨裁之立場，及偽示赫魯雪夫寬大主張，始准許流放西伯利亞充當奴工之喀爾瑪克蒙古重返伏爾加河下游原居地，但是業已死亡過半，此外赫魯雪夫並在一九五七年元月九日恢復設立「喀爾瑪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為在俄羅斯共和國之下之共和國，與布里雅特蒙古地位相同。)

至於在二次大戰期間隨德軍逃離鐵幕之喀爾瑪克蒙古約有數千人之多，起初均在德國難民營集中居住，後來獲得國際同情，准許以國際難民身份移居美國、法國、比利時、瑞士等國家，另有一部則居住德國、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等國家，其中移居美國者係於一九五一年獲准前往，約有一千二百餘人，其中除仍在讀書之青少年兒童外，其餘大多有固定職業，生活安定而自由，並承認我國為其祖國，會於民國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及五十七年先後四次推選代表組織回國致敬團，回國致敬及觀光，對祖國政府優遇蒙藏胞之政策，深感欣慰，並對祖國之進步與安定亦表感奮，該代表於返回僑居地途經印度及歐洲，亦將祖國進步情形及政府關懷邊胞措施，轉告旅居印歐蒙藏僑胞，對增進海外蒙藏同胞之向心力，收效宏大。遷居美國之喀爾瑪克蒙古並組有下列各社團：

喀爾瑪克蒙古文化促進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Kalmak-Mongol Culture)

阿拉西金壁嶺協會 Rashi Gempli-Ling Inc.

喀爾瑪克蒙古協會 Kalmak-Mongol Society In U. S. A.

喀爾瑪克蒙古同鄉會 Kalmak-Mongol Brotherhood Society

喀爾瑪克蒙古反共組織 Kalmak-Mongol Anti-Communist Organization

反布爾雪維克喀爾瑪克委員會 Kalmak Committee to Combat Bolshevism.

遷居美國之喀爾瑪克蒙古人可謂是所有喀爾瑪克蒙古人中最幸運之一羣，此外在德、法、瑞、比等國之喀爾瑪克蒙胞，大致也有足以維生之職業，至於在南斯拉夫及捷克等鐵幕國家之喀爾瑪克蒙古其生活自較清苦。

二次大戰期間未及逃離之喀爾瑪克蒙古，自從一九五七年恢復「喀爾瑪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建制後，其境況較前略佳，該「共和國」在伏爾加河下游西岸，面積約有七萬五千平方公里，境內有喀米西窪亞河(Kanyshvaya R.)及曼尼赤河(Manych R.)等河流，並有巴曼沙克湖(Barmantsak Lake)及車剛克湖(Tsegeen Khaki Lake)等湖泊，土地頗為肥沃，宜農宜牧，境內有喀爾瑪克蒙古、俄羅斯及烏克蘭等三種人，共有二十四萬餘人其中喀爾瑪克蒙古有十萬零七千人，按公元一七七一一年已經有五萬人，一百八十餘年後僅增加一倍，足證俄人屠殺數目非常之大。該「國」首都伊利斯達(Elista)有四萬三千餘人，位於曼尼赤河中游南岸(曼尼赤河流入亞述海)，該「國」共分為十個行政區；即且諾則漢斯克、格羅多維斯克、伊基勒魯爾斯克、喀斯比斯克、浦利歐則利、浦利油登斯克、沙爾賓斯克、則林尼、雅斯庫斯克及于斯汀斯克等十個行政區。

在「首都」伊利斯達及喀斯比斯克(Kaspiyskiy)兩地近代引擎工業頗為發達，喀斯比斯克復產油(按裏海沿岸均有油礦)，伊基勒魯爾斯克(Iki-Buralskiy)則產天然氣及煤、石灰等，此外境內有二十三萬五千隻牛，平均每人有牛一隻，有羊二、〇一二、〇〇〇隻，平均每人有九隻羊，此外尚有駱

駝及馬等牲畜。沿裏海海岸有鐵路一條，從克茲立亞(Kizlyar)經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為前蒙古諾該 Nogai 汗國及阿斯特拉汗國之首都)到達伊利斯達。

在「喀爾瑪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有所謂「喀爾瑪克真理報」、「烏蘭哈門」及「光明的草原」等新聞刊物，然而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絕無言論之自由，雖有新聞刊物也不過用以點綴而已，但是却有不少之作家如巴山戈夫、勃以得葉夫、喀立亞葉夫、克特葉夫等十餘人之多。

喀爾瑪克蒙古最初信奉薩曼教，稍後則信奉基督教之攝托里教派(如克烈部長王罕即有長老約翰之稱)，至喇嘛教在蒙古盛行後，喀爾瑪克蒙古遂改奉喇嘛教以迄於今，迄今旅居美國之喀爾瑪克蒙古仍建有三所喇嘛廟，其信奉之篤誠可以想見。

喀爾瑪克蒙古原係採用老式蒙文書寫(即元太祖成吉思汗時代所創造之蒙古文字，迄今內蒙古仍在採用)，至一九二七年蘇俄強迫改用俄文字母拼寫喀爾瑪克語言，代替原有之蒙古文字，以遂其文化侵略之野心，期消滅喀爾瑪克蒙古之陰謀昭然若揭，至一九三八年又增加六個息立爾字母與符號，此即今日通用之喀爾瑪克蒙古文字。

喀爾瑪克蒙古原居住在我國新疆北部，當其遷往裏海北岸時，該地亦未曾為蘇俄佔領，如追溯歷史，伏爾加河下游原係蒙古金帳汗國領土，由喀爾瑪克蒙古承襲，亦合情理之理，不料俄國對喀爾瑪克蒙古初則結盟，繼則佔領，終日壓迫，強征暴斂流放屠殺，無所不用其極，我國自民國肇建既以五族一家為民族政策，而逃亡在外之喀爾瑪克蒙古同胞復認我國為其祖國，以是對其痛苦之命運必須伸以援手，異日反攻大陸後，對裏海北岸之喀爾瑪克蒙古同胞必須協助其獲得自由幸福之生活。

閼氏讀音考

張紫桐

匈奴語言，見史記兩漢書所載者，凡二十餘名。往昔我國學者，多以殊語難稽，存而不論；即顏師古司馬貞，長於訓詁，亦未詳說；其沉冥之跡，垂二千載。自晚近泰西漢學家，始以比較語言，探其語源；東瀛學者承流研幾，益以新知；而後匈奴之語，絕而復蘇，端倪已露，旁求即易，不可謂非近今學術界一可喜之事也。自語言既明，而後民族之探究，歷史之整比，皆有從入之途，此舉實意料之所及哉？考匈奴宗族者，多數學者斷定以爲突厥種；而白鳥庫吉氏則力反其說，謂爲蒙古種。其所據者，即本於匈奴二十一語之中，可用突厥語解釋者僅二語，其餘悉與蒙古語或通古斯語，有密切之類似；其中尤以匈奴語「數詞」之屬於蒙古語系統，實爲確定「此宗族之所屬」之最後關鍵。

氏著有「蒙古民族起源考」(有何健民譯本，今易名匈奴民族考，二十八年中華書局出版)，及「西域史的新研究」(有王古魯譯文，載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二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二文，證明匈奴確爲蒙古種之理由，詳瞻嚴實，足破從來學者之困惑矣。今余所欲考論者，即白鳥之斷定匈奴爲蒙古種，其說實不可易；惟其取證，於我國古音，違失尚多，將恐毫釐之微謬，實足致惑於來茲。嘗謂不明古音，則所據者，無確切之憑依；不知比較語言，則所考者，亦失其所以附麗；必二者合符，而後語無游移。白鳥之疏，即在於前者。今姑舉「閼氏」一名，爲之重行列證，俾與古聲無違，蒙語有合，正音定讀，歸於至當。後仍略取白鳥之說，加以附詳，或亦爲當代學者所樂承歟？

關氏之稱，最初見於史記，在匈奴傳有云：「單于有所愛關氏」。司馬貞索隱曰：「關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按曷氏二字，俗本亦有作曷氏者非也（白鳥氏所見本即作氏，見後）。凡音注之例，注出正文一字，則爲一字作音，如出二字，則兼注二音，此正文關氏，注云曷氏，於例正符，如作曷氏，則關字有音，氏字無音，於例違矣。故今必作曷氏之本爲準。關氏舊音曷氏，此一說也。

司馬貞又引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關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據習云關氏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則二音必有異讀。其實古人語質，名妻曰關氏，名山曰焉支，名顏色曰烟支，語源初無二致，其後或以雙聲相轉，或以疊韻相連，始爲異音讀耳（白鳥謂烟支另有語源，與余說不同）。此關氏亦讀烟支，爲又一說。

顏師古漢書注曰：「關氏，匈奴皇后號也，關音於連反，氏音文。」關音於連反，則與焉同音。此關氏音同焉支，此三說也。

正史作關氏，歷來書傳因之；惟它書亦有作焉提者，蓋譯音各據聲近字爲之，而史家則以婦人稱氏，譯音之中，兼寓義訓也。論衡亂龍篇云：「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說之曰：「焉提，即關氏也，古書氏是通用，提從是，故亦與氏通。」此以焉提代關氏，爲第四說。

上來所舉，關氏之音，有曷氏，烟支，焉支，焉提四讀，請分釋以觀其通。茲先疏關字之音：

關，古音讀若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民用鬱關」，高誘注曰：「關讀曰遏止之過」。莊子逍遙篇云：「莫之夭關」，淮南俶異訓篇則云「夭遏」，此皆關遏聲通之證也。廣韻十二曷：「關，遏，鳥葛切。」遏從曷聲，故司馬貞引舊音關爲曷矣。又關字聲轉則爲焉，二字古亦通用。爾雅釋歲陽云：「太歲在甲曰關逢」，史記曆書作「焉逢」。再就偏旁從焉者證之，漢書循吏召信臣傳云：「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關」，後漢書董卓傳云：「於所度水中僞立隔，以爲捕魚」，「關隔音義正近，明古通用也。故王充論衡以焉代關，而師古亦以於連反注關音矣。又關亦聲轉爲烟，廣韻一先：「關，煙，鳥前切，」二字同爲影母，故習鑿齒亦謂關今可音煙也。

關字古音過曷，或轉焉煙，已明著於上。至氏字之音，則有氏，支，提三讀，以古今音轉變較多，不可不慎辨之：

廣韻五支：「氏，章移切，」爲照紐字。如依司馬貞引舊音讀氏（廣韻十二齊：氏，都奚切），則屬端母，於音似隔。此錢大昕曾有專文論及，謂今音舌上，古音皆舌頭，無所謂類隔也。又舌齒之音，鴻細相變，則氏字古讀歸端

，與氏同母，舊音之說是矣。又師古音氏爲支者，廣韻支氏同音，皆有古今二讀，古文讀亦在舌頭，錢大昕曰：「古讀支如疑，晉語曰：以鼓子苑支來，苑支，即左傳之黨疑也。亦讀如多。說文引杜林說，芟作多。」此證支古音疑或音多也。又說文女部：「侈，或從氏作低，」詩亦作「媼媼」，是氏亦有多媼二音，古音亦皆讀舌頭矣。知習鑿齒顏師古音氏爲支，本當依古音讀之，而論衡作提音，正古讀之可從者也。氏氏古音不同，今考其形義亦當不分，說文云：「巴蜀名山岸之自旁著欲墮落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又云：「秦謂陵阪曰氏」，此二字本相引申，後人欲爲別異，故岐其形體耳。然在漢代，二字即已混用，如大月氏，一作大月氏，漢書揚雄傳云：「響若砥隕」，文選解嘲作「砥隕」，皆可證也。

總上所釋，關氏之音，以司馬貞所引舊音曷氏爲最信，王充作焉提，聲亦相近。自關變音爲焉爲烟，氏變舌頭爲正齒，學者遂習於今讀，罕知正音，今欲據曷氏一音，求與它族語言相密合者，則蒙古人猶稱夫人爲 hatun，正與曷氏 (hatu) 之音相近。又氏亦有精音，廣韻十四清：「氏，子盈切，」變音舌頭，則關氏亦可音 hatin，與 hatun 音有鴻細之別而已。白鳥爲主匈奴爲蒙古種說者，當首肯此說。

今試觀白鳥氏之考證：「關氏有二種發音，據漢書匈奴傳關氏之注云：「師古曰：關音於連反，氏，音文，」則此二字可音 yenshi。又據史記匈奴傳之注云：「索隱曰，關氏，舊音曷氏，」則關氏又音 hatsi 或 tsho。關氏傳入日本之音爲 au，安南字音爲 at，韓音爲 al。又唐書回鶻傳云：「駭馬，一名曷刺國，」突厥語稱駭爲 ala，故曷刺即爲其對音。又據元史土土哈傳，譯蒙古語酪酒爲曷刺齊等例察之，則與曷氏同音的關氏，在漢代當音 atsi，通古斯語中，稱妻爲 asi，asi，所以句語的關氏，即係 asi，asi 的對音。又 Burjat mongol 語，稱妻爲 izi，izo，亦必屬於同一語源。」據上文，白鳥於曷字之音讀，取證於唐書與元史，未免失之太後，然猶未大誤。至氏字一音，則始終未知古讀舌頭音，觀其以 si，zi 一音擬之可知。此則誤於史記索隱曷氏一語，而不知板本有僞也。然論衡之焉提，何以亦未引及，則取證顯有疏漏矣。

白鳥又言：「chavannes 氏爲主張匈奴係突厥種之論者，故完全以匈奴解釋是語。嘗語余曰：「關氏音 hatsi，與突厥語妻義之 khatur 有關係，khatur 一詞，又讀若 kadie，kuddy，kady，khatur，kodun，托跋魏曰可孫 (kason, kaun)，突厥曰可敦 (katun, kaun)，故關氏若音爲 hatsi，katsi，則於音聲上，不無類似之處，」然如上所述，關氏之古音，應爲 atsi，故此擬爲通古斯，蒙古語之 asi，asi 等，較爲穩當。余視匈奴語之 asi，爲通古斯語，然突厥語之 khatur，kady，溯其語源，似亦同是語。是以突厥語之 khatur，較之通古斯語，更爲原形。若考察其轉譯之次第，asi 之原形，則類

釋

胡

(續)

ikaddy, kati, 復轉而爲khaty, hati, aty, aoi, asi, asi。』余觀chavannes氏之言，最爲近之，而白鳥不取者，以爲闕氏如出於突厥語之khatun，則與已所主張之匈奴爲蒙古種之說有違，用心亦復良苦，殊不知 hatun 一語，固爲突厥與蒙古之共通語，即承用之，亦無損於其所主張也。惟白鳥亦自知其說之不甚周細，故復說之曰：「突厥語之 khatun，較之通古斯語，更爲原形」

丙、匈奴稱「胡」與波斯稱「胡」，同是一義。波斯何以稱胡，留待下文再說。兩族之間，除上所疑義外，史書內似未載其如何聯系，但余根據最近研討，匈奴之先，頗見來自西方之痕迹。（此點牽涉廣，今弗詳論）。其次，匈奴初盛時期，語文中確帶印度色彩，（余已別撰一文）。休屠金人即佛像，了無疑義。夫論佛教源流，前此固皆認爲印度土產，但依D. B. Spooner博士晚近所考得：①佛教所奉如神聖之火缸，有石座相承，此種石座，博士於佛教聖地巴連弗邑發掘時，掘出許多。②輪迴主義，吠陀所無，實從佛教徒所謂「F. avasani」即先天精魂之觀念推出。③瞿曇家世姊妹爲婚之結習。（按波斯傳：「之意義，殆指佛教一聖人。④瞿曇家世姊妹爲婚之結習。（按波斯傳：「妻其姊妹。」）此外尚有其他特徵，都與同時之佛教徒相類。申言之，博士因疑阿輪迦王祖孫深受波斯暨佛教之影響，從而進一步追究，乃獲佛教創造深得於佛教之顯證。（Magi之寶藏八一、一四二、一九一各頁。）匈奴既可輸入受波斯影響之佛教，又何不可直接或間接輸入波斯語言。

佛教經語及古波斯語，余茫無所知，對末點之設想，未能提供若干證據，然邇來瀏覽所及，亦獲得頗帶重要性者一條。考突厥文闕特勒碑南六行著錄Chughai，韓儒林氏據其字有「陰影」之義，改爲陰山之突厥譯文，余跋此碑，又認其即歷史上有名之涿邪山。按史記匈奴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漢書九四上寫作涿邪山。復次，佛教經語dushtako義猶「好影」，（Well Shadowing）（Haug氏三六〇頁）。與Chughai之爲陰影相符，我國無Zh收聲，可變爲K，故此語若略去語尾，則dushtako之發音，良合乎涿邪（均約tak zia）之音。涿邪非漢人本有之名稱，可於漢書匈奴傳或作「追邪」見之。（說見岑仲勉著突厥集史卷一六，詩大雅，追琢其章，追琢是互轉之文，涿涿同音異寫，尤爲追邪別譯之確據。）括言之，則涿邪爲匈奴中山，其異譯曰追邪，義譯曰陰山，得名於佛教經語dushtako，由是轉爲古突厥文Chughai，故至唐又見「總材」之別名。夫陰山固候應所謂「東西千餘，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之險要也

云云，是其依違兩可，不敢輒決之情，已悉呈於紙上，余前云不明古音，則所據者，無確切之憑依，斯或白鳥疏誤之所在乎？

余考闕氏讀音，所以爲白鳥氏匈奴爲蒙古種說張目，而益堅其論證。它尚有短文三首，亦以我國古音及蒙古證匈奴語者，俟稍暇更爲書之。

虞 怡

，而命名之義，乃屬伊蘭語，是匈奴、伊蘭兩族之關係，固有吾人所未明者。循此推之，趙武靈王所謂胡服，固可①直接傳自伊蘭，②亦或間接得自匈奴，再加以吾人尚未明瞭之一種關係，（即前文所舉匈奴之先。）因之匈奴亦被胡名，此三解也。

降及後漢，胡字之用法，似漸專於西方，後漢書五行志一：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胡笛、胡舞，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陵園。」

又御覽七〇六引風俗通：

「靈帝好胡床，董卓權胡兵之應也。」

藤田豐八著胡床考，謂當時所稱胡人，殆與「外人」同義，東夷、西羌而外，皆得曰胡人，如匈奴之餘類，胡人也，東胡族之鮮卑、烏丸、吐谷渾，胡人也，西域諸國人，亦胡人也。（東洋學報一二卷四號四四六頁。）但如後漢書西羌傳：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

同書董卓傳：

「常徵守塞下，：爲羌胡歲畏，：其冬，北帝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羣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

又魏略：

「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固不盡如藤田所言。（按謂佛爲胡，似與佛教受波斯影響說相類，但吾人未可如此牽附也。）至於隋、唐，胡指伊蘭，尤爲明顯，如隋書八三康國傳：

「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爲胡書。」

通典一九七突厥：「頡利無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胡尙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

及楊政道來降。：恩摩者頡利族人，畢始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

舊唐書八本紀開元九年：

「蘭池州叛胡：：攻陷六胡州。」

同書九二章抗傳：

「河曲叛胡康待賓擁徒作亂。」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大寶國已東，並是胡國，即是安國、曹國、史國、石國、米國、康國。」

舊唐書一〇四哥舒翰傳：

「祿山：：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

其間更有特著波斯胡者，如廣異記：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

又集異記：

「忽有波斯胡老疾。」

合上所得，知胡字是當日伊蘭民族之種，然伊蘭族可以稱胡，舊未有說也。

嘗考火教經語 *Shu* 一詞，原具兩義：①主也，天主或家主。②生命也。火

教之上帝，亦曰 *ahura Mazda*，*Hang* 氏曾言 *ahura* 之語，非專用以精神

，亦可用以稱人。（同前引一九九頁）。我國於冠首音元音字——尤其是短 *a*

——常省略不譯，如是，則 *hu* 胡。魏書一三靈太后傳：

「靈太后幸嵩高山，從者數百人，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

列。」

隋書七禮儀志：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

向來史家於上舉兩「胡」字皆忽略讀去，以為稱外人之通詞，殊不知「胡

天」實 *ahura* 之一半音譯，一半音譯，固指火教主宰言之，隋唐國傳所謂胡

泛蒙古運動真象之研究

所謂「泛蒙古」運動，是指民國八年以前由帝制俄國餘黨謝米諾夫（*Se-minov*）和他的餘孽恩琴（*Baran Feder Von Urgan Sterberg*）等人，糾集西伯利亞東部帝俄的散兵游勇以及裹脅一部份布里雅特蒙古同胞，所組成的雜牌組織，並且受日本的卵翼和支助，威脅布里雅特蒙古、外蒙古、呼倫貝爾，並且煽惑其他地區蒙胞，假借蒙古民族自決、獨立建國的口號，接受日本支助，以遂謝米諾夫個人的權利慾，絕不是什麼民族自決。

律，殆同此義。

余由是得一結論曰：伊蘭族之稱胡人，係因其信奉之火教而得名，否則取家主（*Hausher*）之義而得名。無論取義某種，都是善意、敬意之稱謂；絕非惡意或蔑視之稱謂，如前中外學者所想像也。

波斯胡之「胡」，既得厥解，斯可適用於趙武靈王胡服之「胡」。又因伊蘭、匈奴間，或尚有吾人未盡明瞭之關係（說見上）此解更得實用於匈奴之稱「胡」；換言之，即前文之丙解是。

今再讓一步，認匈奴之胡，與波斯之無關，然匈奴之稱胡，必非惡意或蔑視，仍復有極可憑之證據在。漢書九四上匈奴傳記武帝征西四年事曰：

「（狐鹿姑）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體以自煩。」

是匈奴固有自稱曰「胡」者。夫使匈奴知禮，其致漢之書，極於謙遜而止耳，何至以惡意或蔑視之辭以自稱。顧日人白鳥竟作曲解，謂：

「中國人稱北方之敵國，特選此所謂匈奴不美之字面，以表示輕侮之意，頗為明瞭。」（同前引一五頁）

按陳有胡公，周厲王名胡，周僖王又名胡，「胡」之一字，在古典上並無惡意，當辨者一。假「胡」字，出自匈奴二音之略，如白鳥所擬，則匈奴是其自稱，非漢族所命；譬如彼三島以日本名國，吾人從而省稱曰「日」，亦得謂之不美或輕侮耶？當辨者二。又使「胡」字非匈奴兩音之略，然彼國來書固有自稱如是，縱彼其意為輕侮，亦出自彼方，於人何尤？當辨者三。一言以蔽之，白鳥故下此武斷，無非早蓄侵略，故不惜顛倒黑白，期以間惑我國與他民族之感情，而完成其「大東亞」之迷夢也。

抑火教之 *Ahura* 其義同乎歐人之 *God*，今匈奴書云：「胡者，天之驕子，」立言復相暗合，余是以信匈奴之為「胡」，與伊蘭之為「胡」，初無二致也。

金銚鴻

先是日本自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獲勝，在美國橫濱麥斯（*Portsmouth*）港簽定橫濱麥斯和約，得到我國南滿的「特殊利益」和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部份①，日本在這次戰爭中，得到的利益相當多，於是食髓知味，更想進一步佔有西伯利亞東部，以便箝制我國和俄國，但是當時國際間列強為維持所謂國際「均勢」起見，對日本東進都抱有戒心，因此日本認為既無法直接東進，不如利用散居西伯利亞東部的我國蒙古同胞製造所謂「泛蒙古」事件，這樣迂

迴東進，較之直接用兵，更為便當。這也是日本之所以拚足鼓動泛蒙古事件之由來。

在這裏應該先將我國國境外蒙古同胞分佈概況略加說明，以便於敘述泛蒙古運動的來龍去脈；按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是我國布里雅特蒙胞聚居區，這塊地方原是我國領土，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五三）中俄訂定尼布楚條約時，由於清廷對這塊地區的地理和人文分布實況不瞭解，竟將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地區劃歸俄國，於是布里雅特蒙胞聚居區，竟成為俄國領土。又在裏海北岸為我土爾其特蒙胞聚居區②。在新疆省西北境外又厄魯特蒙胞，後來蘇俄設為瓦剌自治州，後又改為高諾阿爾泰自治州，此外還有以前蒙古金帳汗國、青帳汗國、白帳汗國所遺留下來的蒙胞。大致西起伏爾加河（Volga R.），東到赤塔附近，都有蒙古同胞生息其間，所佔的地區非常之廣，在人數方面以布里雅特蒙胞為數最多，這些蒙胞都受帝俄暴力統治，當帝俄政治不穩定時，自然就成為當時日本利用煽動的對象。

在俄共發動革命，新黨還沒有取得絕對控制力時，西伯利亞自然形成混亂局面，其中有謝米諾夫者，是帝制俄國時代的軍官，他的母親可能是布里雅特蒙胞，他本人自幼就居住外蒙，熟悉蒙語並且野心非常之大，就想利用這種紊亂情勢，滿足他個人的權利慾。因此日本才會資助他利用他。

在俄共發動革命初期，西伯利亞情勢非常的紊亂，當時西伯利亞由帝俄海軍上將亞力山大可爾却克（Alexanda Kolchak）召集散兵游勇，裹脅西伯利亞農民參軍，組織政府，在鄂木斯克設立總部，當時謝米諾夫在貝加爾湖一帶活動，雖受可爾却克節制並不受重視，當時可爾却克政府成為抵抗俄共紅軍的中堅，使紅軍無法東進，可爾却克政府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一月，獲得各國的承認，認為是俄國的合法政府。同年二月三日可爾却克政府會電請我國給予承認，同年四月復收到可爾却克西伯利亞自治政府來電將該政府的目的告訴我國，其目的為：「其一、建立政治秩序，擔保個人產業之安全。其二、積極反對激進派，以期造成法制之權力及全俄合法之議會。其三、維持西伯利亞之政治、經濟獨立及領土完整。其四、召集西伯利亞全土之合法議會：」③，這個西伯利亞自治政府看來還算溫和，但是不幸他本身並不堅強，是由兩個民主政黨混合組成，這兩個民主政黨都受布爾雪維克黨的支持，暗中滲透可爾却克政府，兩黨合併成為左右二翼，兩翼主張不同，但是推翻可爾却克政府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當時左翼認為應該在遠東地區實行蘇維埃制度，但是右派則認為日本之所以亟亟於插足西伯利亞，就是假借「防共」為名，因此右派認為應該暫緩在遠東推行共產制度，以免引起日本進一步的東進，此外右派更認為應該在遠東地區設立非蘇維埃國體的「民主」緩衝國，用以阻隔日本，於是左右兩派意見不同，又起爭執，右派的克拉斯諾可夫（Alexander Krasnov）向莫斯科呼籲，列寧老奸巨滑，深知唯有引起列強間的矛盾，利用

美國巨大的壓力，才能使日本退出北亞細亞大陸，於是支持克拉斯諾可夫的計劃，成立「遠東共和國」，以圖混淆國際視聽，故而在左右兩派又告合作，推翻可爾却克的勢力，在上烏丁斯克（Kerzhendinsk）設立「遠東共和國」（後來又將首都遷往赤塔 Chita，按赤塔就是契丹的音轉，原為契丹故土，亦就是我國領土），該「共和國」披民主的外衣，幹共產暴行，天真的美國和蠻橫的日本，都上了當，而跟「遠東共和國」保持聯繫和來往。此外西伯利亞還有捷克斯拉夫軍隊幾萬人和德奧戰俘，總而言之，當時西伯利亞的情勢非常的紊亂。

謝米諾夫在可爾却克政府既不受重視，到了克拉斯諾可夫當權後，謝米諾夫自然更沒有立足的餘地，於是異想天開煽動布里雅特蒙胞，意圖佔據外蒙古，成立所謂「泛蒙古」國，也因此日本願意支持謝米諾夫，因為謝氏可以使北亞細亞陷入動盪不安的情勢，日本就可以從中獲利，日本派黑木代表參加「泛蒙古」運動，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謝米諾夫在上烏金斯克召開「泛蒙古會議」，議定同年二月十九日在大烏里車站（在滿洲里西北境外）繼續開會，到了二月十九日，各部蒙古代表如期前來，計有布里雅特蒙古代表三比諾夫，內蒙古方面有覺賴博克多，外蒙古方面認為這個會議由日本人操縱毫無意義，更加上當時外蒙古政教領袖深深瞭解只有和我國中央合作，重回祖國懷抱才有前途，因此外蒙古不派代表參加，這個「泛蒙古」會議由謝米諾夫親自主持，但日本代表黑木幕後操縱，當時各代表「議定」七項決議：

- 一、公舉覺賴博克多，在海拉爾地方，組織內外蒙古及布里雅特臨時統一政府。
- 二、派代表至巴黎，要求協約各國承認內外蒙古及布里雅特為「獨立國」。
- 三、建設內外蒙古及布里雅特正式政府之地點，在庫倫或在海拉爾。
- 四、臨時政府設支部，分理政務。
- 五、冊封謝米諾夫為郡王。
- 六、謝氏所招之兵二千名，由富陞阿所部署，以保護臨時政府為宗旨，現仍歸謝氏統帶，受臨時政府節制調遣。
- 七、在大烏里設武備學堂，教練軍官，內外蒙古及布里雅特皆得自由派學生入校肄業④。

從左列的七項「決議」中看，居然有冊封謝米諾夫為郡王（佐伊尼、巴拿）一項，可見所謂「泛蒙古」會議絕不是什麼民族自決運動，純粹是謝米諾夫個人權利慾的發洩。於是覺賴博克多親持冊封表冊，由海拉爾到赤塔，行至大烏里車站時，謝米諾夫已急不可待，趕到大烏里車站的一家客棧中接受冊封，於是原為白俄軍官的謝米諾夫，竟搖身一變而為蒙古的郡王，亦天下奇談。這次會議曾經「決議」派代表到巴黎，希望得各國同情，而支持「泛蒙古」運動，此就是當時西方稱為「蒙古國體」運動一事的由來。但當時列強都還有殖民地或保護國，例如英國擁有印度、法國擁有安南、美國擁有非利賓……雖然日

本有心促成「泛蒙古」一國，但西方列強都為本身的殖民地或保護國的既得利益着想，對「泛蒙古」一國都不表贊同，何況如果讓日本插足亞洲大陸，遠東「均勢」自必破壞，所以也不贊成「泛蒙古」運動。盡管列強這樣表示，我國北京政府還是電令我駐法公使陸徵祥設法阻止這件事，該電文為：「日謝勾煽內外蒙古獨立事，頃又據報告，謝與內外蒙及布里雅特代表，於二月在大烏里會議，議定七條，一、公舉覺賴博克多，在海拉爾組織臨時政府。查此事係出自他國運動，且謝與蒙族本無關係，斷不能藉口民族自主之說，在會有所要求，特電接洽，以便應付。」由於列強的不贊成與陸徵祥的因應得宜，所以「泛蒙古」運動在巴黎和會沒有任何成就。

自從大烏里會議後，謝米諾夫等野心家就積極進行籌組所謂「泛蒙古臨時政府」工作，當時決定的陣容是：

總長：那基圖音活佛，

外務大臣：布里雅特的加木薩拉諾，暫由斯對彼夫代理。

次官：外蒙古的那林貝勒（外蒙古不接受）。

內務大臣：指定給外蒙，人選未定。

次官：內蒙之基安圖公。

軍務大臣：內蒙之奈曼王（自封的），暫由富陞阿代理。

次官：呼倫貝爾的巴卡巴錫。

大藏大臣：分派給外蒙人選未定。

次官：布里雅特的汪比倫。

盡管謝米諾夫在這項人事安排上，處處討好外蒙古，但是外蒙古政教領袖深知只有與我國結為一體才有前途，所以謝米諾夫的一番「安排」，都是白費心機的，這可以從我駐庫倫大員陳毅在民國八年三月十三日，拍回北京的電文中看出，該項電文為：「連日關於蒙事，謠傳甚多，並准外交部電詢外蒙現在態度，究竟如何等因。昨晤蒙官府車林外交長，詢及此事，據稱：『謝米諾夫確曾勾煽外蒙，日前來一電云：現在赤塔會議，除布里雅特人外，尚有內蒙代表一人，名業其特博克多，呼倫貝爾代表一人名福祥，請外蒙官府亦派代表來會等語。已決定置之不覆，以示拒絕。又布里雅特人在官府當差者，尚有數人，其在電局者，名巴達馬札布，人頗穩健。目前該員接赤塔來電云：謝米諾夫聯合布里雅特，已成獨立政府，請速回赤塔，充外交總長，未幾，渠來余舍，余當戲為道喜，問幾時回家，渠驚問余何以知之，並云我年老體衰，決不為此，恐將來失敗逃走不及云云。其他布里雅特人，余曾力為開導，勸勿為日謝誘惑，並云謝有匪性，決不能成事，即使謝成政府，布里雅特仍居少數，終在俄人勢力之下，謝氏背後向有人調度，不過為日人利用，借攪西比利亞權利，何苦如此云云。若外蒙官府鑒於高喇（今韓國），深知此中利害，且中蒙感情甚洽，復何所圖，決不為所誘，務請勿聽謠傳。』殺示以英報所載，中國官員出

此激動蒙事暗潮甚大，不久即見決裂等語，該外交長答云：『中蒙感情甚好，有何種激怒之處，都護終日與余接洽，豈不知之，此報關係離間，日本武官來此，本擬大施活動，官府素知其害，故凡併電線、設官、設銀行等要求，均經拒絕，後經都護警告，遂即拒絕不復見面，渠頗失望，心必忌恨，至此地俄人，因不願日本得意，亦不願中蒙親近，都護來蒙，公事私交均冷淡，尤彼所不樂：』等語。查該外長竟將謝氏私電提出，足見官府態度明瞭，不為所誘：「。陳毅都護使這一則電文，不但證明了外蒙古確實拒絕謝米諾夫的誘惑，還證明外蒙古對日謝的勾結也非常明瞭，「泛蒙古運動」由於外蒙古的不參加聲勢大減，謝米諾夫一計不成，二計又生，想利用布里雅特蒙古兵四千人，偽稱要投籍外蒙古，想藉此混進外蒙，而後迫使外蒙就範，另一方面又派布里雅特喇嘛什列圖等八人，在民國八年四月上旬，攜帶大批禮物前往庫倫，名為賈呈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實為變相的利誘，謝米諾夫這樣軟硬兼施，其目的也不外想迫使外蒙參加「泛蒙古」運動，然後利用外蒙古這塊地方，作為發展他個人野心的基地，幸而外蒙古自治官府以及我國駐庫大員，洞燭這項陰謀，日謝的鬼域技倆，才未得逞。

其後由於克拉斯諾諾夫的「遠東共和國」勢力的發展，以及美國出兵西伯利亞，「泛蒙古」運動也就不了了之，而謝米諾夫也在一九四五年當俄共軍隊東進的時候，謝米諾夫被捕，次年八月經審判後被處死刑，這一個一手導演「泛蒙古」運動的野心家，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從以上所提到的各種情形，我們不難瞭解所謂「泛蒙古」運動，只不過是一個野心家，和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勾結，煽動蒙古各支系，假借民族自決的口號，來滿足這一個野心家和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私欲而已。

附註：

①庫頁亦作庫葉，即苦夷之音轉，或作黑龍嶼，大長島，大洲等：日人稱之為樺太本作唐太，日人稱中國為唐，唐太島者，中國之大島也，又樺太，通華太意義同上：我人則稱為薩哈連島 Sakhalin, Sakhalien or Saghalien，按滿語稱黑龍江為，薩哈連島拉，薩哈連滿語意為黑，烏拉意為水，以此島與黑龍江相對，亦稱黑龍嶼，音譯為薩哈連島。貝王華隆俄帝侵華地誌。

②土爾其特蒙胞初居於今新疆北部，後因貝運於準噶爾部，於崇禎年間，挾族西遷，到裏海北岸，伏爾加河（R. Volga）下遊東西兩岸之地，其後俄國漸強，東侵觸角到達此區，部份蒙胞遷回我國，另一部份因居河河，受阻於河，不能隨眾東返，遂為周圍突厥人戲為留下者，突厥語為喀爾瑪克，於是西方人遂以喀爾瑪克為土爾其特蒙胞或為額魯特蒙胞之通稱，詳見劉鑾銓額爾齊斯蒙古簡史。

③見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王聿均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④見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以及潘公昭著「今日的外蒙」，戴林著的「俄國侵擾遠東史」等書，Gerard M. Frieters 氏所著「Outer Mongolia」一書亦有類似記載。

一、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意義

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與艾德林，駕駛月球小艇，於今日早晨四時十八分，安全地降落在月球表面預定的着陸地點，消息傳來，舉世騰歡。由於這一最偉大最艱鉅任務的順利完成，人類首次實現千古以來飛昇登月的夢想，歷史也首次開啓一個星際旅行的嶄新時代，這是美國的成就，也是全人類的成就。從今以後，一九六九年的今天，將成為千秋萬世，永誌不忘的偉大日子。

此次美國阿波羅十一號登月計劃的成功，其意義之重大，最近新聞上已有充份報導，我們不擬再加贅論，現在我們所要特別強調者為下列幾點意義：

第一、現在是科學的羣衆時代，科學效用至大，羣衆的力量無窮。美國爲了實現登月計劃，動員了科學家及技術人員卅餘萬人，集合工廠二萬餘家，以集體創作，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完成此一壯舉。尤其嘆爲觀止者，阿波羅十一號構造之複雜，零件達一千五百萬件，其計算之精密，在遠距數十萬里的太空，控制毫釐不爽，的確是科學上的奇蹟，同時也證明了科學的萬能。月球登陸成功，還不過是太空探險的初步，將來太空知識之發展，天體秘奧之發現，無疑的將使人類，生活更爲豐富生命更爲充實，故由於美國此次探月計劃的實現，我們更應深切體會，今後非循科學與羣衆的道路，不足以有任何作爲。

其次：雖說美國的探月計劃，由信使神，而双子星，而阿波羅，逐步發展，有條不紊，科學家對於每一項困難，每一項危險，事先均作最週詳的考慮與最完備的防範，但地面的錯誤，可能導致生命的犧牲，而深入茫茫太空，離地廿餘萬里，其不測之險，畢竟隨時可能發生，而美國的太空人，歷次均欣然就

道，義無反顧，即或一九六七年在甘迺迪角發生太空艙失火，三位太空人因此而殉難，後繼者仍然踴躍以赴，毫無畏縮，這種爲真理而不計犧牲，爲大我而忘其小我的冒險犯難精神，值得我們佩服和學習的，於此也充份證明美國這個民族，是一個有理想、有朝氣的民族。

再次，美國在太空發展上，起步本已落後，自一九五七年蘇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潑特尼克發射升空後；接着有數年的期間，蘇俄在太空發射上，步步搶先一着，使美國黯然失色，可是，自一九六〇年，甘迺迪總統決心推動探月計劃後，不數年間，美國一躍而超越蘇俄，遙遙領先。這一事實，證明自由社會對於人類文明的推動，對於個人才智的開發力量，不是任何奴役社以壓榨方法所能企及的。回想在最初數年中，由於蘇俄在太空方面起步領先，作突出的發展，曾引起一部份人對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發生懷疑，我們深信，由於此次美國領先登月成功，應能一掃以往一切不正確的疑慮。

最後，我們要特別提出的，當人類進入另一天體，視界大大開濶之後，他們看到地球在太空之間，只是滄海之一粟，定會產生「宇宙公民」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勢將日漸擴展，而終必能夠掃除人間一切仇恨和暴政，有助於人類互愛與合作之促進，提早大同世界的來臨。如我總統蔣公應美國政府之請，交由美國太空人攜往月球的短函中所指出：「茲於太空首次登陸月球之日，謹申吾人誠摯之願望，從此以循世界大同之旨，共享宇宙太平之域。」

（中央日報）七、廿一

二、祝太陽神十一號成功

美國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依照原定計劃日期發射，舉世人類征空的壯舉，都爲之熱烈鼓舞和殷切致祝。

十一年前，人類以一枚小型人造衛星射入太空，開闢了太空科學實踐的里程；八年前，人類第一次勇敢地進入太空，衝過大氣層，作了太空科學實踐的進一步。到了去年十二月，美國太陽神八號，以月球爲目標，乘載三位太空人，飛臨月球鄰近，在距離月球約七十哩的高度，繞月飛行十匝。跟着這一發，

展太陽神十號，進入了月球的軌跡，兩位太空人乘坐太空船可分離的登月部，飛近月球約爲九哩的距離，造成了此次太陽神十一號太空人登月球的前奏。這一過程，說明了科學家努力的結果，已使得這一門科學成就，與時邁進。

這一次作爲人類首次登月球的壯舉，是艱巨的，勇敢的。根據計劃中所定的時間表，前後經過九日，才可完成任務。其主要的工作，爲太空人踏上月球後，在月球表面的探險，如收集、儀器探測、攝影等等，都屬於破天荒之舉，

而其最大的成就，尙是對已向人類開放的太空新領域進行首次的小偵察而已。美太空署長培恩博士指出：「雖然月球成了我們努力的焦點，但我們的真正目標還不止此。……我們真正的目標是發展和證明在行星間旅行的能力。」這是說，月球只能作為科學家天文探測的前哨站，因為月球是一個科學探測的有潛力的基地。無疑，這一次太陽神十一號的成功，不但創造了人類歷史的新頁，抑且為空征科學打下了更大成功的基礎，我們對此深深祝望。

由於太陽神十一號的成功，說明了在十二年來美俄太空競爭的過程，到現在為止，美國已爭先一着。站在人類利益而言，我們對於任何國家科學家的成就，都抱有同一的讚揚態度，但對於美國這種急起直追的精神，後來居上的氣魄，不能不倍加敬服。由這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科學家的卓越智慧，和以太空人為代表的美國人的勇敢，這些都應為舉世人們所高聲喝采的。又據說，美國用於太空科學的金錢，以千億計，僅僅探月方面，已用去二百二十億美元，其富力的雄厚，無與倫匹，而他們之不惜為此長遠工作投出這近浪費的大量金錢，其目光和志氣，都不是其他國家所可企及，

由此，人們會想到，美國憑這些智慧、勇敢、富力、目光和志氣，應付一切艱巨，大可以獲得同樣的成就，獲得世人同樣的讚揚，然而很可惜的，在同一時間內，世人對美國所感覺的是：科學成功，政治失敗，太空成功，地面失

三、賀太陽神十一號成功

——並向美國政治家進言

太陽神十一號太空人降落月球達成任務的喜訊，哄動了全人類。對這一歷史性的創舉，和它輝煌的成就，值得世人熱烈的慶賀。

我們相信，繼太陽神十一號成功之後，由征空前哨站的建立，將展開進一步的星際旅行，直至打破地球和太空距離為止，太陽神十一號，已證明這一個可能了。此是後話，我們今天應該指出的，美國科學家的智慧、勇敢，和美國的富力，為此次太陽神十一號成功的重要因素，假如這因素代表了美國的力量，則美國將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亦將沒有不可解決的問題，美國能征服不可思議的天空，能漫步於遙遠的月球，自更容易對付面前可見而比較簡單的事物。

從這點去看美國，美國於太空科學成功之外，當有其他角度的成功，否則一點孤立的成功，是不能概括全面的，不能即認為足以代表美國力量的，亦不能由這決定其他方面的。

我們得承認，尤其在今日世局裏，科學只能附屬於政治而存在，是政治決

敗。這是說，世人只對美國科學家豎拇指，却對美國政治家搖頭，世人不但見美國在太空上的光芒萬丈，而又見到美國在地面上的黯然失色。這不能不說是美國的憾事。

如所周知，在這二十年來，美國在對外關係上，由於內部的紛歧，姑息主義、新孤立主義的得勢，共特的滲入，導致了政策上的錯誤，也就帶來了大大小小的失敗和災害。在亞洲方面，由一九四九年的對華「勾消」政策起到韓戰、越戰，使得美國犧牲了無數生命和金錢，直至今天，更陷入泥牛觸藩的窘境。在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十年以來，已由美國之盾，漸次形成指向美國之矛，使美國臥榻之側，隱伏着威脅的陰影，其他國際事務方面，也顯已每況愈下，刺謬滋生。在美國內部，黑白潮，反戰潮，重見迭出，擾攘不休。這些，都和美國的科學成就，成了相反，這是使世人於矚目讚揚之餘，為之惋惜不置的。

我們但願由太陽神十一號征月的成功，給美國人帶來一種鼓舞，給美國政治家帶來一種啓發，他們將運用其智慧，提高其勇氣，利用美國所有雄厚優越的力量，在政治上為人類造出更多的福祉，為美國創立更大的聲譽。（香港時報）

定科學，不是科學決定政治。科學對於政治，最大作用止於輔助，也必須政治有辦法，才會發生輔助的作用。政治包括人的意識、精神、政策、行為種種，這種種是作為役使工具的根據，其他不過是條件。政治也就是動力，其他附屬於政治的一切，只是被動者。准此，科學技術的成功，不等於政治的成功，反之，政治的失敗，科學技術的成功，也就等於零。誰都知道，這刻火箭，是建立自納粹德國控制下的科學家，但納粹德國失敗了，這些科學家，除其中一部分優秀人物如楚布朗等以外，其他次級人物及裝備，不是落在反納粹德國者之手嗎？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在一個政治鬭爭激烈的世代裏，僅憑科技的成就，也不能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一些誇張和炫耀，對於當前實際問題，究屬無大裨助的。

以當前實際問題言，我們可以肯定一句：「地面決定天空」。這是一個遠近的問題，從人類的遠景說，天空是一個必須打破的限阈，也能愈快愈好，但同時，從人類的近景說，地面的種種是不得不急於清理的。不能清理得地面的

種種，就算太空供人類的遨遊，人們環顧左右，將疾首蹙頞之不暇，還有騰雲駕霧的意興嗎？中國一本神話小說西遊記，孫行者自號為「齊天大聖」，翻筋斗雲，打上靈霄寶殿，結果還是被壓在五行山下，還是歷盡山河險阻，與無數妖魔作戰，經過九九八十一劫，成為「戰勝勝佛」。這是一個最好的寓言。也就是說，孫行者是成功，不是在於戰勝天上的神佛，而是在於戰勝地下的妖魔。我們並不是否定太空間問題的重要性，也並不是指這種太空努力為「捨近圖遠」，而是說，讓科學家發揮他們的智慧和勇氣向太空建功，同時更應讓政治家同樣發揮他們的智慧和勇氣向地面建功。以今日美國的力量，兩者可以雙管齊下，並行不悖的。

太陽神十一號的成功，無疑是值得美國人的驕傲，比方月球是美國的敵對

四、美國登月成功對自由世界的影響

昨日電訊傳來，美國發射的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載着阿斯莊、艾德靈、柯林斯三位太空人昇空後，經過一百零二小時稍多的時間，已於香港夏令時間昨日上午五時十七分，把探月小艇「鷹」號安全降落在月球的表面陸地上。到了上午十一時五十六分，阿斯莊步出了小艇，踏腳到月球表面，拾取了月球的泥土，進行各項預定的探測工作。艾德靈守候不久，亦離開登月艇內，與阿斯莊共同步月。柯林斯則駕駛着太陽神十一號，分離開飛行，一俟阿斯莊和艾德靈的探測工作完畢，再迎接登月小艇復合。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計算亦極為準確，充份表現出科學的奇妙。於是橫在美國人民，也是世界人士心中的謎，終告得出真實的答案：人類不僅可以生存在地球上，而且可以到達另外的行星上。擴大了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也會改造了狹隘的思想領域，真是偉大的奇蹟。而美國一批批的太空英雄，冒着生命的危險，抱着堅毅的精神，英勇從事，也永遠令人肅然起敬。

美國太空總署成立後，在甘迺迪角設立太空火箭的發射基地，再在許多適當的地區設立觀察站，雖然經過悠長的時間，花費了國庫二百二十多億的美元，所消耗的人力物力非常巨大，但能夠換取得今天的成功，也是非常值得的。正如過去美國政府本身所發表的意見說，如果登月成功，並不單是美國一國的榮耀，而且是世界人類和國家的榮耀。所以當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的登月艇降落到月球上的消息傳佈了。登陸的情形由直接傳播的電視在歐洲城市播出時，據美聯社廿一日倫敦電訊說，倫敦的中心區特拉法加廣場一片歡呼，男男女女擠迫在廣場的噴水池附近，集中觀看一幅巨大電視銀幕的放映，一名婦人大聲的祝禱着說：「他們能夠登月成功，真是謝謝你了。」到了飛行任務控制中心宣佈這次果真登月成功，羣衆安靜下來細聽了一刻，立即爆發了如雷的歡呼

者，這敵對者已在美國的力量之下被征服了。但是，且把視線由太空轉回地面來吧，美國的敵對者在地面上多着呢。我們且不說在地球上美國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不說那些譏笑美國為「紙老虎」的強徒，不說美國臥榻之側刻刻窺伺着美國空子的惡漢，最近美國情報局長胡佛指出，不少共黨特務已滲入了美國各部門，似乎美國政治家尚無辦法應付。那麼，美國人不能只見到遙遠的太空，忽視面前的事實。美國這些面前的敵對者，正利用着美國政治的弱點來打擊美國，困擾美國，這不是美國科學家所能應付的。

因此，我們於慶賀美國科學成功之餘，也希望美國政治家一如美國科學家一樣的爭氣，爭取政治的成功。（香港時報）

我們拿這一段小小的例證，說明了首先獲觀實況景象的歐洲人是如何的欣忭鼓舞。即使是共產國家的蘇俄也不敢遮掩了這珍貴的消息，由官方的一「塔斯社」以一分鐘的時間報導這節新聞。其他民主國家的重視，當然更無須提述了。

對的，這次登月的成功，本來祇是美國自己的工作，但美國是自由世界主幹的一員，他的事業的成敗，所影響的非僅美國一區，而且擴及到整個的國際關係。我們站在自由國際的立場，人類文化的前途，都應衷心的祝賀。美國自立國以來，即為自由民主的偉大目標而奮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充當了保衛自由民主的先鋒，不論其本身力量的強弱，處境的順逆絕，不會拋棄了愛好自由的傳統，放開了維護民主的責任。因此，這次登月工作的成功，不祇是美國的成功，也可視同自由世界科學的總成功，對反極權的民主運動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我們認為現在世界上對立着兩大陣營，即共產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不論在文化上、經濟上和一切制度上，都不斷的互相競爭。在共產陣營中，凡有些微的成就，即誇大宣傳，虛張聲勢，作為攻擊、詆毀民主政治制度，麻醉共區人民的工具。尤其是中共更為猖狂，所以小小核彈的試驗，便唱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就，盲目呼喝，以欺騙亞、非兩洲的落後國家。現在，美國登月的成功，在純科學的觀點上，把人類類的幻想、神話變成事實，將來可利用月球的位置，擴大氣象、天文的觀測和控制，又可根據月球的物質，擴大礦物、金屬、土壤的研究和使用，裨益人類不少，確是史無前例的壯舉。羅馬教宗以超然的地位，也譽為創世的盛事，是人類智慧的最高表現，這正代表了世界各階層人士的評價。同時，更加重要的，是明確顯示出民主世界的科學技術，比極權統治下的科學技術遠勝百倍；人類的智慧在自由運用上，總比在控制強迫

上更能發揮偉大的效果。這封閉了共黨宣傳家的口，也粉碎了共黨迷惑的詭計，囂張的氣焰。

回憶蘇俄初次放射人造衛星進入地球軌跡的時期，美國因土星火箭的衝力弱小，不能順利飛昇，競爭落在蘇俄之後，於是有些人便有意無意的為共黨助陣，強調太空成就的重要性，說可利用人造衛星投擲核彈，轟炸毀滅自由世界的城市；又可進而登陸月球，作為發射越洲飛彈的基地，極盡恐嚇的能事，威脅自由陣營退讓投降。雖然這種想法未免天真，但蘇俄當時趾高氣揚，咄咄逼人的姿態，也確收到許多心理上的效果。後來蘇俄步步落後，仍拼命死追，像

匪俄敵視情勢分析

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毛匪受俄共一手培植而盜竊了政權，可稱得起是一件極為重大之事，而毛俄因利害衝突而走向極端的分裂，同樣也是一件無比重大之事。

俄毛的衝突表現在理論和武力兩方面。在理論亦即所謂路線之爭者，毛匪則罵俄共為蘇聯修正主義，背叛馬列主義，和「美帝」勾結；而在蘇聯方面則罵毛共為教條主義，個人偶像崇拜完全叛離共產主義路線。理論上的鬭爭，雙方都是儘可能地利用各種宣傳機器，譬如報紙、雜誌、廣播之類，大肆抨擊，而在武裝方面，祇在今年開年以後，雙方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演成了流血之爭，接着在本年七月八日，武裝衝突再度發生於混同江上的八岔島，這使匪俄衝突達於最高潮。據我看這種衝突，實際上和共匪所搞的「文鬭」和「武鬭」並無二致，也可說是在共產陣營中的變相演出。

在共產歷史上有無數的思想鬭爭，共黨對非共黨的鬭爭固不必論，即共黨內部的鬭爭，也以思想鬭爭為最多和最重要。在自命為正統馬列主義的一派，向來反對所謂修正主義，雖至人亡物故，仍然不肯罷休，在一方的有生之年，雖出以最卑劣的暗殺手段，詎以通敵的罪名，亦所不惜，因此雙方訴之鬭爭，事實上也非常不可能。

本年三月二日和十五日，毛共和蘇俄在珍寶島上，已發生了兩次武裝衝突，在這一雙方死傷數目可觀的嚴重衝突之後，毛共除動員了數以萬計的羣衆，瘋狂示威遊行之外，蘇俄即在遠東區和貝加爾湖地區，增加重兵一百五十萬，在外蒙方面更重新部署了飛彈設施和二十萬衆的兵力配置。毛共也乘機在邊境增加了一百二十萬的兵力，在極端憤怒的情形下對峙着，正式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雙方經過了多次的試探，終於六月十八日協議在俄境伯力市舉行邊境界河航行談判，可是七月八日在距伯力市以西七十哩的八岔島上，又發生了新的

去過太陽神十一號升空前，太陰十五號即爭先出發，可是現在首先登陸月球的，不是北極熊而是美國人。即使果真有軍事上的作用這個作用，已操在民主國家的手上。世界的防衛系統不致發生破綻，自由的力量增加，和平安全獲得了巨大的保障，裁軍談判和原子能用途問題，必將加速解決，不致受到共方太空優勢的敲榨。不過基於人類的福利，不論如何優勢，我們仍然希望一切太空工作的發展，都放在和平的用途上，使這種成就不是毀滅人類，而是促進人類的福祉，在歷史上永遠耀着燦爛的光芒。（工商日報）

宋念慈

衝突，毛共於十二日聲明退出會議，但當日又聲明恢復參加。會議在險惡的情形下進行着，蘇俄更舉行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做為對毛共的示威。

原來在伯力會議席上，一開始毛共便採取了宣傳的姿態，一反二十年前奉承「老大哥」的口吻，叫罵蘇俄為帝國主義，並高喊口號和宣讀毛語錄，蘇俄認為它把問題扯得太遠，而提出抗議，在蘇俄這方面則僅願談主要河流的通航技術，而不願談到國境線問題，很顯明在蘇俄方面是想把戰場化為議場，把問題在會議桌上解決，而毛共參加會議的目的是要運用邊界糾紛問題做為政治鬭爭的工具。這由它退出會議，不到一天又恢復參加談判一事，即可看出毛共並未想在此時對俄發動全面戰爭。

可是俄毛之間的戰爭危機仍然是存在的。第一，如毛共所說，蘇俄今日在遠東的疆土，悉數是根據不平等條約得到的，毛共就這一問題已向俄共提出了數年，在這一總的觀念之下，是必須有一合理解決的，而在當前的形勢下，蘇俄絕不會放棄遠東的任何領土，何況它已明白表示，俄毛之間，根本沒有領土問題存在，等於對毛共的提議從根拒絕。第二，俄毛間核子戰爭的危機是存在的。而這核子武器的製造問題，也是雙方反目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毛共在宣傳上每以美俄勾結為詞，指它們利用核子武器向毛共聯合包圍，眼前蘇俄雖然在核子洲際飛彈方面，遠勝毛共，但到一九七〇年的時候，蘇俄是否尚能穩居優勢，而不致遭受毛共的挑釁和襲擊？這是蘇俄不能不慎重考慮的。所以要想拔除這一隻眼中釘，蘇俄自然知道目前實為向毛共攤牌的最好時機。錯過這一機會，縱能一舉擊敗毛共，但必將付出重大代價，則是可以斷言的，可是一旦當毛共的核子牙長成，蘇俄便很難有必勝之把握。因此，雙方都是在暗中打這戰爭與否之算盤的。

但是蘇俄對毛共的戰爭，自也不易發動，譬如伯力市的共黨頭目就主張它們能像民國十八年中東路事件時一樣，可以打敗毛共。若從科學武器和一般軍

事裝備設施而論，蘇俄顯佔優勢，但是戰爭不一定完全靠這一點，便可決定勝負。眼前的毛共固然是四分五裂，困難重重，可是以全世界共產黨霸主自居的蘇俄，在幾年中間想召開一個世界性的共黨大會，用以排除毛共勢力，也力不從心，等到它勉強開成以後，內部的意見又紛歧錯綜，無法統一，祇就進兵捷克一事而言，就難獲得與會各國共黨一致的擁護，談到譴責或排除毛共，當然更較為難了。只此一端已足徵蘇俄立場的困難，隨意與毛共開戰真是談何容易，何況根據歷史，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現在蘇俄領土，當年全屬中國領地，蘇聯政府成立後，言行不能一致，以前帝俄時代非法佔領中國的權益，依照它的宣言都應完壁歸趙，它既不能履行宣言，再因此而訴諸戰爭，其不能獲得世人的同情，實昭然若揭，更何況中國地面廣闊，人口眾多，昔年日本侵華失敗的史實，蘇俄當局自不能不有所顧忌，以免陷入泥淖而不克自拔。

可是若果說在此次俄毛邊界衝突中，毛共真是義正辭嚴，佔盡了上風，也並非如此。自共匪竊據大陸以後，種種暴行，業已造成天怒人怨的形勢，以前以共黨整非共黨的時候，一般民衆因手無寸鐵，無可奈何，但自從所謂文化大革命後，由於劉少奇派之被整肅，內部武闢破壞事件，到處發生，匪偽政權岌岌可危，毛匪亟欲將反對者的視線，轉移對外，以減輕內部壓力。其實這種

內憂外患煎逼下的匪偽政權

春暉

在內憂外患煎逼下的匪偽組織，一年以來更顯得走投無路，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從毛匪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匪少奇一派被整起，到「革命委員會」組織成立，毛匪一派似乎稍佔上風，但是轉入農村的武闢却更深刻化和尖銳化了。北從黑龍江起經內蒙古，新疆、西藏而至雲南廣東，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反毛勢力無處不是捲土重來，儘力攻殺，現在正在醞釀着更大規模的浴血武闢，從種種跡象看，反毛派這種行動，正是和蘇俄在邊界上的犯界行動，相配合的，如果武闢漸漸得勢，邊境上俄軍所擺下的架勢，正足爲反毛派的後盾，如果邊境上俄軍的氣勢越囂張，則反毛的武闢也就愈劇烈。

毛匪有鑒於內外形勢的惡劣，七月裏用匪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號召在「生產的工廠和家庭舉行糧食儲備」，這實在即係爲戰爭或饑荒而做的必要準備。

今年匪區遍地荒旱，人民早已食不果腹，那裏還有餘糧儲備？如果人民真的被迫上當，從事儲糧，說不定那天共匪一聲令下，全部徵收，屆時「人民」只有挨餓的份兒，即使想大聲說話恐怕都沒有力氣了。

共產政權的本質本來就是侵略的，我們看看毛匪周圍的國家，那個不是在

利用民族感情之舉，在先天上，共匪有其不能掩飾的短處，因爲原來共匪奉俄帝如神明，一切以兒皇帝自居，如果說現在蘇俄的行徑是可惡的，那麼，當年的蘇俄何嘗不是如此呢？此可徵毛匪出賣國家民族於前，而分裂反目於後，實在顯出它並非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尤其是，當一旦邊疆俄毛發生劇烈戰事，新疆省的各族民衆，首先就未必站在毛共這邊，逃亡反抗種種事件，隨時都可發生，尤其是毛共的核子工廠試爆基地，以及鉍礦的所在地，都距邊界不遠，更極易遭受蘇俄空軍和飛彈的襲擊，加以毛共的補給線過長，尤爲對俄戰爭的致命傷。基於這些條件，毛共之不敢輕易和俄共正式交戰，其理至明。

從以上種種跡象觀察，俄毛衝突一時不致有不堪收拾的局面發生，主要地，雙方都在欲戰不能的情形下，培養仇恨，以期一旦發生事端，而便有所利用。現在俄毛雙方都在儘力拉攏對外關係，尤其對東亞周圍國家更是竭盡心力地爭取。這說明着雙方的鬭爭是一個長期性的。可是如果將來有一日毛匪一命嗚呼，或蘇俄內部有所變動，則這一鬭爭是否也將隨之變形，或轉趨和解暫時各霸一方也殊難逆料。因爲它們的根柢是一個，對自由世界的利害，也是一致的。

它的槍尖威脅之下？傀儡蒙古固不必論，即和它表面友好的北韓不是也發生了白頭山事件麼？對於不丹、尼泊爾、錫金，不是想把戰車直接開到它們的首都做威力佔領麼？對於一再忍讓的印度不是在得寸進尺地着着進逼麼？事實上，印度無論怎樣退讓，祇要毛匪經由印度以實現世界革命的野心，一日不滅，則印度被毛匪侵略的威脅便一日不能解除。

爲了對抗毛匪在亞洲的蠢動，在珍寶島事件發生之後，蘇俄迅即向有關國家解釋了它的外交政策，此次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共黨大會之後，俄共更有安排「布里茲涅夫計劃」的所謂「東南亞集體安全組織」以圖壓制中共的擴張。最近蘇俄召回駐亞洲各國大使，舉行緊急商談，同時蘇聯駐美大使杜賴寧，也奉命飛返莫斯科參與其事，足見毛匪的對立緊張局勢爲如何了。

毛匪在國內除了依舊大殺大砍，實行血腥鎮壓以外，也異想天開地想把人民的視線引向國外，其實那正瞞不住飽經憂患的人民的眼晴。其實還不是麼？共匪越嚷着要打仗，老百姓的褲帶也就得越繫得緊些，做共匪炮灰的機會也就越多些！人民已經覺醒了！誰還相信共匪那些鬼話？今天忍着饑餓，明天就是死亡，站起來和共匪拼一下自由也許就在明天！

毛匪正向死亡之路邁進

春 暉

自六月五日至十二日，國際共黨在莫斯科的國際會議席上，爭吵了八天之後，形式上結束了十二年來的第三次大會，這次會距離第二次會，已經經過了九年的時間，它召開經過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這次會的目的是在為收拾分裂的形勢而召開，所以與會各單位是各懷鬼胎，俄共的本心，原想藉此以挾制毛共，並鎮壓許多弱小國家的共黨集團，尤其是想藉此機會增強控制東歐各國，可是力不從心，在這次大會上，竟眼看着在國際共黨運動史上，平添了分裂的一頁。

在這長達九年的艱辛歷史中，匪俄的爭論和仇恨，越來越兇，分裂的局面業已形成，關係更趨惡化。當初胡志明以北越傀儡身份，本來企圖在匪俄兩大之間，効勞一番，自充和事老，以便將來對越南戰爭中，能獲得兩者的幫助，而不致在互相爭權的形勢下，使北越陷入表面受援助而暗中受池魚之殃，不會想匪俄雙方都是抱着大國沙文主義，對於這個美其名的所謂「兄弟黨」都想以多數壓倒少數，沒有一方打算讓步。俄共掌握了這一機構，自然想把它當成武器加以運用，極力對匪加以攻擊，毛匪也藉口俄共走上修正主義路線，叛離了馬列主義，破口大罵俄共布列茲涅夫等領導集團是毛共不共戴天的仇敵，從此匪俄的爭執越來越複雜化了。共匪對國際共黨大會的抵制也更趨積極。

俄共經過了艱苦的奔走和安排，大會總算開成了，可是這不久之前，俄共派軍隊佔領了捷克，這件事會在國際共產陣營中，引起了大的騷動，羅馬尼亞深恐步捷克的後塵，也被俄軍侵入，所以在國防安排上大費苦心。因此雖然俄共在邊界衝突問題上，大作文章，響應的固然有，但接受批評毛共意見的，立場便見分歧了，自此原以毛共為首的十二個缺席國家共黨，和俄共分裂的程度，也就愈加深刻。

參加這次世界共黨大會的，計有七十五個共黨組織，缺席的有毛共、北韓、北越、緬甸、馬來西亞、日本、荷蘭、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寮國、泰國和印尼等組織。但其中的南斯拉夫和印尼等共黨組織，雖然未出席大會，但也並非親毛匪組織，古巴在這次大會中，因為連年和俄毛兩共都鬧得不愉快，所以只派了觀察員，表示中立。缺席者中，屬於亞洲國家者即達九國之多，此可

證俄共在亞洲聲望之衰退，難怪當珍寶島事件發生之後，俄共即積極開始活動，企圖以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制」的構想，拉攏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柬埔寨、新加坡等國，以便圍堵毛共，並進而促進英美撤退和填補其撤退後的真空，另一方面也可藉以牽制日本和澳洲兩國的伸展，俄共這種步驟，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政策，用以抵制毛共，恰可收一石二鳥之效。不過若干國家，關於這方面雖然對中共的對外冒險主義採取警戒的態度是一致的，但認為蘇俄對中共圍堵的背後還隱藏有理論上的領導權之爭，和深刻的領土問題，對蘇俄的圍堵政策也不能完全同調。

亞洲各國對蘇俄的圍堵政策雖然所取態度不一，但是各國內心裏對匪俄之從事擴張，咸有警覺。多數認為即以此次珍寶島和八岔島事件而論，就可說明共匪贖武好戰的本質，它一向由蘇俄卵翼提携，向對蘇俄如此狠毒，那末表面上和共匪要好的國家，怎能和心如蛇蠍的毛匪集團長久和平共處呢？

而專從亞洲的現況看，毛匪對其周圍國家的顛覆滲透並未絲毫放鬆。無論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也好，對不丹、尼泊爾和錫金也好，抑對菲律賓、印尼和星、馬也好，甚至於對緬甸、泰國和中南半島上的幾個國家也好，那個不是在他的武裝威脅和特務第五縱隊的滲透顛覆之下？即最近由毛匪港口開往日本的船隻，也在秘密輸送武器，以資供應日共將來叛亂使用，毛匪內部雖然已瀕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局，但在共黨和毛匪個人性格上，它對外挺而走險的狂妄企圖，絕不會因而減少，這由最近毛共援助泰共的事實即可證明。反之，却因內部愈困難，而對外愈有冒險的可能。這在它的死對頭的俄共，固然要極力和它拼殺，決無妥協之可能，在我們中華民國負有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的神聖使命者，對此更不能坐視，靜待時機之演變。

毛匪自所謂「九泉大會」後，黨務完全落入軍閥手中，其中各派系的分歧齟齬和爭鬭，已愈演愈烈，偽政權的基礎已日趨動搖，在這時會，正是我們積極努力，主動打開局面之時，相信國軍登陸之日，亦即毛匪偽政權崩潰的開端，我們試看看連月以來，自大陸逃港難胞數目的增加，難道還不能看出大陸人心之向背麼？

編輯後記

本期出版之時，正值美國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登陸月球安返地球之後，編者和讀者一樣，都有一番說不盡的興高彩烈之情。自人類有史以來，無論那一民族，大致都對月亮具有一種美麗的傳說和想像，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對月亮可說獨具美感，我們的先民把它看做仙人之府，對它寄予許多想像和讚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還一直使用的是太陰曆，無論農民的播種與收穫，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是以月的運行為基礎。

年來大家都在說，我們的社會已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可是依舊相信古老的傳說，依舊使用陰曆的季節，現在太陽神登月成功，揭開了億萬年來的秘密，把人們的夢想付諸實現，並且還要進一步研究利用它的方法，科學家們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科學方法之遠勝於其他古老傳說與舊習，真值得讚佩！

本期特選了幾篇報紙的社論，做為美國太空船探月成功的禮讚，同時我們也希望美國能在政治方面，作同等的努力，深信擊敗共黨的侵略並非難事。

我願意再提醒美國一句，美國第一棵原子彈的投擲，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使這一時代躍進了原子時代，可是結果等於給共黨造成了一個勒索的工具，這次美國在太空時代的鉅大成就，千萬不可再讓共產國家竊取利用，做為危害人類的武器了！

共匪在邊疆各省區，因為內部鬭爭的劇烈，對外侵略備戰的積極，真是弄得民不聊生，快到土崩瓦解的時候了，儘管它擺出什麼訴諸民族感情的姿態，希望明智的人們絕不再為它的障眼法所欺騙。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十六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五二八號四樓
電話：二 四 〇 二 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 · 五四五九二八

CHUNG KUO PIEN CHENG

(Studies in Chinese Frontier Affairs)

QUARTERLY

No. 26. July, 1969

Present Stage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and Some New Ideas.....	<i>Kuo Chi-chiao</i>
Table Talks on the Frontier Affairs (5)	<i>Hsu Chan-wei</i>
Tang Dynasty's Influence on the Tibetan Culture.....	<i>Sung Lung-chuan</i>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st Situation in Kalmuck Mongolia	<i>Hsüeh Tiao</i>
A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Yen Chi" (關氏)	<i>Chang Tze-tung</i>
An Explanation of "Hu" (2)	<i>Yü Yi</i>
A Study of the "Pan-Mongolian Movement".....	<i>Chin Tiao-hung</i>

From the Editorial Page

1. A New Era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Central Daily News</i>
2. Best Wishes to the Success of Apollo 11	<i>Hong Kong Times</i>
3. Greetings on Apollo 11's Perfect Mission	<i>Hong Kong Times</i>
4. Effects of U. S. Lunar Landing on the Free World.....	<i>Kung Sheung Daily News</i>
An Analysis of the Hostility between Peiping and Moscow.....	<i>Sung Nien-tzū</i>

PUBLISHED BY THE CHUNG KUO PIEN CHENG ASSOCIATION

4th Floor, 1528 Chung Che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